繹志

繹志卷八

竟陵石莊胡承諾譔　　太倉後學顧錫麒校輯

教化篇第二十三

古者教養之法出於一詩頌后稷立我烝民與陳常時夏並言也人之自養在治生聖王則養人以大順大順之風行世天下情欲不盈公私各足蓋有天下者治其基不治其末也斯人各求自養貨財流衍於天下其勢終不能自固一旦有方千里之水旱君之左藏尚有竊指而睨視者況民間積聚乎則不順生亂也何養之有人之教人在爲善聖王則教人以同風道德一而風俗同天下人心皆正而學有用蓋有天下者治其治不治其亂也斯人各自爲爲教刑名法術與仁義禮樂各用其師說以分爭王庭樹

朋私里人心益壞矣則不同生亂也何敎之有凡言敎養者謹諸此蘇綽論治分敎化爲二事牧守長令洗心革面扇以淳風示以樸素使百姓亹亹日遷於善邪僞之心嗜欲之性潛消默化不知其所然綽所謂化也然後敎以孝弟使知慈愛敎以仁順使知和睦敎以禮義使知敬讓綽所謂敎也蓋敎則古今所同化則聖王所獨也古之敎人者仁義以正其德禮樂以和其性文王之謨武王之功以通於治道祭義五敎師氏六行鄉老三物黨正齒位族師比伍閭胥觥撻上所令之謂典下所秉之謂則要使民之身心無一日離此而詩書與師儒皆因是而發明之此敎之目也居以定處若黨庠術序聞見一而異物不遷官以定業若藏脩息游探討精而身心皆治取以定制若德進

事舉言揚趨向專而用志不分夙興夜寐起居飲食皆學
之時鄉國天下皆學之地一身容貌詞氣立朝經緯臨民
表則皆學之事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
以無虛其時居鄉受學鄉大夫居州閭受學閭內致仕之
老行於天下受業天下大人君子名師勝友經生所處不
遠千里從之以無虛其地要以遠聲名戒游惰慎陵躐禁
誇張黜異端尊王制扶綱常以無虛其事不貴無用之學
而朝廷之上鄉黨之間亦不尊禮無學之士其最要者學
校之中尊道藝薄功利居其間者莫不以求利為恥至於
四十不惑遠利之志既堅且定然後許之入官此教之義
也變其氣質雖有剛柔緩急無不造於中正謹其視聽言
動不使邪辟之幾自外而入藝種於心課以致知力行知

以無所不閒爲其始而有所不行爲其終凡道德性命之微天地事物之變興衰治亂損益廢置先後終始之故考之古以鑒得失驗諸今以善因革始學之日卽習以治人之理使用賢治不肖用能治不能使甄陶于學者不獨文德洽四國亦能用力行陣閒號令明肅謀猷淡遠出師以律成功而讓有將帥之才也收斂威儀使容貌莊重器宇不佻優游服習潛移其心志不躐取榮膴矜尚口說苟諸紛擾之交而無疑撼也故人才之多凡三公百官皆得其任而道隆德峻者天子亦北面問焉其人人之淡雖數更衰世忠孝廉節之義晦而愈明鬱而彌發委裘而朝者折札之命猶足奔走天下舍車而徒者危言折首猶足屈讋暴厲不見利而遷雖舉世皆集於菀而歲寒猶爲之堅守

不與世升降是以禮器雖湮而存乎人心者猶在也雖樸
化之人累世弗賓而聲教所及皆順長道以自屈旣衰且
髦無用於世而越境之大夫猶必咨以典故文獻在茲焉
此教之益也要以天子公卿躬行於上威儀維則君之教
也纘乃舊服臣之教也凡職在師儒者所處無邪行所存
無邪思師資於人益知己所未至應人之求則資諸己者
不可乏也是以小大樂從人有定志也教化之患莫大乎
人無定志而心馳外慕因選舉思爵祿因爵祿思權勢因
權勢生姦邪家誦六經之言人爭功利之末上之人雖有
臨雍拜老虎賁執經之盛事而士之所志絕與人主意殊
甚至主持教化之人即大壞廉隅之人積漸以往天下蕩
然禮義不足悅其心官爵不足滿其志財貨不足充其求

則浮慕教化之名誤之使至此也古者賢不肖之辨先嚴于鄉校至有屏諸遠方終身不齒者後世師儒之官雖具鄉曲之教絕疎善惡漫無所記勸懲格不可行雖遠屏無庸復施而訓迪實亦未盡厥術也今欲敦敷教實事宜取所云六禮七教八政之屬朝夕申儆又以古人治家之禮睦鄰之法若藍田呂氏鄉約義門鄭氏家範合一鄉之士課以誦習而力行之以方正老儒致仕大夫董率其事佐師儒所未逮不以興賢多寡爲殿最而以諍訟曲直民風淳薄爲勸戒所攸分昔時書院遺基學田舊業義田[illegible]畎凡在鄉中者皆興復之此解縉之說而後世可行者也學校之中所當禁者天文讖緯耳其餘一切時事所以使博士弟子明習練達以待世用者胡瑗特設一齋肄之今則

朝臣奏章七政行度郊廟儀節燕享樂章之類目有未覩耳有未聞甚多所習者寡所疑者多何以平衆論決是非也董子對策謂天之所生不能粹美須教化輔之其說未盡善也粹美之質孰有過于天所生者聖王立教蓋返其固有未嘗益以本無奈何歸功教化詆訾天命乎古者役之則爲民教之則爲士官之則爲吏均此人也故不獨教士亦且教民一鄉之中朴魯人多俊秀人少多者無與乎文采之觀少者獨抗言聖賢之事何怪乎一傳而衆咻也惟使在家之人朴魯無文者莫不敎以孝弟忠信俾其從容燕語無非是事旦夕觀感最爲親密然後子若弟之俊秀者亦不墮浮華之行文具之習此先王敎化所以必達田野不獨鄉校中也

愛養篇第二十四

古王者之服十二章有粉米焉取其能養人也近民之官曰有司之牧夫牧知養之所在則彼不知者驅而之焉君牙司徒也祁寒暑雨之咨載諸策命秀民之爲髦士者皆出于農而工商不與焉然則三代所重可知矣易曰鼎養也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耳目聰明者決壅蔽也四方風雨水旱盜賊之事日進君前儲蓄賑救之方日研諸君心則耳目聰明矣柔進上行者流豈弟也民間耕作織紝教子娶婦養孤長幼人主視之皆若一家之事使民忘嚴父之尊樂慈母之親則柔道上行矣應乎剛者羣賢爲之助也人君不親養民之事屬之大臣大臣不爲食以待來者分職以任天下之賢天下

之民由賢者而得養車書萬里朝奉閭而霑澤夕下則應乎剛矣古之養民者以五行爲本五行相生本乎天道人君政足格天使陰陽無愆伏民間之養自食其力而各足不若勸農之詔靈雨桑田之駕有逮有不逮也其施於政事斥山澤之利通有無之貨奏艱鮮之食課五種之殖勉婦作之功榮茂滋碩皆有方略又爲勸戒之法四支常習於勤勞室家不狃於惰嬉凡土鼓葦籥迎寒迎暑之章皆人君所奏御而後宣布民間朝夕謳謠以作其氣於南畝使民用己之力食天之產豐亨豫大以樂其生又敎以禮義使遷善而遠罪立制度差品以定民志禁奢侈奇淫以無靡其財雖有司掊克以長守富自士以上度德而授位有其德者必食其祿所食之祿必稱所須之用自士以下

程力而授事所任之事視其力之所勝然後足以生利利生而後可自養也民以力食士以德食力勤者食必足而怠者不能半也德盛者祿必厚而薄者僅自給也民不競所獲而競所事祿不豐於求而豐於德民足於食野無桴鼓之鳴士足於德官無碩鼠之刺此聖世之澤也聖王既遠經制盡廢民不安其生有旦夕之心鮮終歲之計菜糲猶未裕輒爲酒醪以靡之婦子食未充而蒱博之好偏淫奉養不免誶語而嫗巫緇錫之費不會難得之貨無用之器口陳市道而官不知禁菽粟流行地上無不儲峙以待輸將而竊食其餘如雀鼠耳西成之時里胥催科到門稗販隨其後而居積焉下其訾算以與稗販流行者一朝盡而無食自若矣兼以犯王者之禁肆圍奪之强一旦罹乎

法網則田宅荒蕪資產蕩絕所以貧也欲勢者輸粟而易官任俠姦人食亾命而貿其死力富商大賈億萬之貲寄諸舟車一朝傾覆化爲流塵所以貧也守道之士饑寒不能自克遂自棄於凶德出而爲官必至侵欲無厭使閭里蕭條桴鼓不息亦所以貧也祖父貪婪子孫習見益甚苟利錙銖死生以之至於掩盜跖之藏居邊關之物竟輸掠之事彼其身之不恤何有貨財亦所以貧也皆由上之人失於經理故至此也且天下治亂家道興衰可以氣象卜之地力有餘生物茂遂者其國不亂其家不貧地力衰竭之物產不傷自耗者其國必亂其家必貧故爲國有將盡之氣而調變之功不可緩也爲家有將盡之氣而攻苦之業不可怠也盛世君臣審日星寒暑之度察鳥獸草木之化

非以知物候也以正天時和民事也慰勞田家服事之勤道達井伍忠愛之意非爲此繁細所謂以和平之風消釋朝野怪慝氣也蓋勤勞者小人之職其貨財流通室家相慶則君上之澤假令政治旣衰王路蓁蕪耕桑雖曰如故而氣已蕭索情已慘傷矣故勤勞非疾苦也盛世則爲勤勞衰世乃爲疾苦至於疾苦則物力已竭民風必哀非賜予所能和輯非威刑所能整齊矣𧗠靈公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君衣狐裘坐熊席陬隅爇火是以不寒今民衣敝不補履決不組君則不寒矣民則寒矣有君如此民間卽不勞苦豈能樂生乎漢文帝曰朕親率天下農十年於今而野不加辟歲一不登民有饑色是從事焉尙寡而吏未加務也又曰夫度田

非益寡而計民未加多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有君如此民間雖曰勤勞自不至疾苦矣故上下相親者養民之要務也天道虧盈而益謙以全理舉之海內無復有貧民不過甲乙之家相爲代匱此有遺秉則彼有懸磬也數始於一而盈於萬自一至萬自萬歸一如環之無端知理數之必至者亦未肯以不足易有餘也且天地之氣有時而贏有時而絀當其贏也萬物皆贏當其絀也萬物皆絀民生其間不幸値窮絀之會非饑非寒無以避災屯之氣而合乎天地之正氣雖黔婁與猗頓同無如何也夫民間衣食之具取於天地所生原不至乏絕所憂者無法度以相治爾王者以虞廷九功佐五行之令以洪範八政象四時之權又有十二荒政以宣乾

坤六子之盭但使天無愆陽地無伏陰君無秕政民無惡俗所生者既遂所有者皆安夫豈有失養者以天下之物養天下之人即以天下之人愛惜天下之物故物無朽蠹人鮮狠籍又豈有失養者遠方所產皆王者之用民間所生民間互相爲用此以天地之美利成王道之平施也貴其珍以表異賢能惜其餘以充滿兩間此以王道之裁成返天地之絪縕也世俗之說非管商無以裕民不知蔵棄其次而淫於元枵則饑虛必見謂才臣之心計可以浮於天時吾不信也又不然者氣之所窮有竭絕之處亦有鬱積之處或有姦利富厚良士饑寒豈可謂天富淫人哉天地之間人之與物皆相生相養無自生自養者鳥獸猶樂其羣而況人類乎政煩賦重民不聊生遂有捐親戚絕人

事伐桑棗破釜甑壞藩牆决渠瀆掉臂去鄉里者以爲天下之大當不使一夫無所託亾何一去故鄉浩無所依望恩於人而莫之恤思轉死于邦族而舊逋尙存展轉顧慮長爲流亾而已矣考古循良之治有撫定流人者有就流人所在募耕廢田者有隨在許其附籍而以主客之戸差其稅役者無迈召流人復歸舊業者葢此中有甚難焉非州郡所專也必也蠲逋負別汙萊弛山澤三者宜得請於朝脩渠堰謹隄遏通有無嚴求取勸親睦息訟爭戢盜賊肆災眚八者宜行之以誠庶幾先王還定安集復見於今乎若忿其出亾峻其株累執其父以跡其子執其兄以跡其弟執其姻以跡其亞執其鄰以跡其伍采茶薪檮籍捕輒至人與人爲怨家與家爲仇天地生物之仁幾於盡矣

先王六行之教適相反矣書曰徂厥亾出執詩曰靡所止疑云徂何往有心世道者不忍見聞也開渠灌漑爲利大矣古今所傳兩周相紿秦韓互間雙渠交漑二江分流三犀刻於水次兩鵠言於陂中锸舉而龍見棰下而魚鬱提閼數十皁流倒爲潢注水排百里高岸鼓若雲浮萬斛之泉必行千頃之野一石之水常得數斗之泥避崩崖而穿坎變瀉鹵以行稻刻石分界以防其爭表地植臬以測其平游淀澄洗於鯨波巨防矻立於神渚皆載在史簡稱美前編亦養民一法也

租庸篇第二十五

古者公田藉而不稅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布縷取於夏粟米

取於秋力役取於冬後世兩稅三限其遺意也先王之法本乎典禮稽諸故事訪於國老度國用已足有餘皆藏之民間不設財賦之官凡虞之九臣周之六卿皆無筦財之命庶土所產多奇異之物則限以底慎穀土所生雖無奇異而有差別則殊以三壤取民之式書諸史冊銘諸太廟後世子孫侈心甫萌凡司會之臣直諫之士得舉祖式裁之明堂戶外不閉示天下不藏也此先王取民制也周道衰微暴斂者多春秋書稅畝曰初始事之詞也丘甲田賦曰作曰用非始事之詞也蓋碩鼠衛風也鴇羽唐風也大東周詩也人情之苦甚於稅畝多矣山林藪澤之利虞之既盡萑蒲薪蒸鹽蜃之屬久且斥入正賦民間服習以爲固然不知其所由來降而益下取天下之賦爲人主私藏

至其用之一朝之費當數代之仂莫不過於浮侈竭于漏巵竊於漫藏織造賞賚齋醮土木無日無之而鰓鰓焉憂不足皇皇焉議加賦不思其所加者皆民間朝饔夕飧也古者地有遺利而不見不足後世算無餘筴而不見有裕則不知存諸民間之故也又其甚者據亂國之籍以爲成數夫亂國之籍何可據也天下大亂暴斂者多按其籍而責之則惟正侈矣又有納土請吏者僞增賦額以取悅天子如錢俶所上圖籍都非實錄此因天下大亂其數日增者也言利之臣後先各操其勝如陳傅良所奏熙寧上供歲額增羨符一倍崇寧重脩上供格率增至數倍此因計臣媚上其數日增者也以此觀之故籍焉可按也夫絕民用以貧王府猶塞川源而爲汙瀆奪吏祿以益度支猶割

肌膚而飽盤餐但惡下之有遺責不顧上之有朽蠹但知役天下自奉不顧役天下以奉不急之務且以奉無用之積也水土之產日陳而義倉義助責之民間山澤之利盡取而括隱漏搜伏匿乘傳而行天下休息戰士所以愛惜民財法之未精而養不耕不戰之士適足匱乏民財豐殖物力然後可招致賢士教之無方而聚養交馳說之士適足竭耗物力嘗以古事觀之能聚斂者未必能富國也能富國者未必能安天下也富在筐篋府庫則上溢而下漏富在大夫之家則本顛而末蹷富在市廛則金生而粟死必也富在四野然後貨財流天下安矣理財者不可不辨也力役之征原在布縷粟米之外蓋其為法以人供役不取代於輸錢是以役法不得混於賦稅之中故不得借役

人之名以加賦也楊炎變爲兩稅庸與租調同於取錢庸不取力而取錢遂使有司先于庸錢之外取人之力復以傭力之名責人之錢役法田賦混爲一致有加無已所以大歷之後爲時未幾庸錢不除力役如故凡熙寧元祐所爭皆楊炎已壞之法也由今觀之租調者賦也庸者役也三者既變爲兩稅矣兩稅之外庸錢不除天下之人明知免役不可信矣何以免役之令安石行之亦復有稱善若吳蜀者倉庫綱運役之最苦自宋以後諸役稍食皆與正賦偕供矣而倉庫綱運顧其重者何以復責諸民間蓋始以庸取錢久而錢自錢庸自庸也後之人又復以錢免庸上之人又復配庸以責錢名以實去實以名存名實相生如律呂之無窮公私皆借役人之名以加賦爲百姓者媮

取一時之快驟入淡淵而莫覺也古之上甲田賦皆寬庸賦中又取傭賦賦外者也總之賦外之征必不可雜賦內溢於其外數雖多易去也藏於其中數雖微不易去也溢於其外民有司心乎愛民下車而去之立盡既已斥入其內簿書文案爲據已多雖民有司不能一旦削去其籍其害始無已也然天下之事法之爲害有限人之爲害無窮法之爲害人爭言之言之惟恐不盡人之爲害人未必揚言之言之亦未必能盡也且害未至而預言則其說鑿空而有不盡之慮害已至而後言則主者力能阻抑而人有不盡之說故天下之患常以言其所可言不言其所難言遂至難言之害反以有所言蓋之而其害遂隱已成之患別以一患代受其攻治而此患益深夫取民者法也不忍多

取者法外意也法外之意所以維法一日不謹則法必壞謹之則在持法之人禁絕寘庸賦中取傭賦外而後可望平治也昔之留心賦稅者其得失可畧舉也楊炎所變之法凡海內郡縣皆於大厯年中取賦入最多者一歲以爲科率一州自爲一例諸郡不必相同此其立法即非公正之心盡一之指矣迨其行之既久弊端迭出陸贄疏陳皆知爲儆法矣其後李翺平賦一篇林勳本政書十三篇最爲周緻翔之書具在未聞舉行必其不可行也勳書云使民三十五年而一役又云行之十年則民之口算官之酒酤與凡茶鹽香礬之榷皆可弛以與民然昔人以爲其賦過重恐不宜於後世則勳法亦不可行也元太祖初定中土命耶律楚材更定天下賦稅朝議以爲太輕楚材曰作

法於淙其弊猶貪後將有以利進者則今已重矣未幾果稅斂日增楚材極力辨論言與涕俱而其主弗聽夫以楚材得君尙不能格欲利之心況芻蕘乎吳鄧錢布天下賈誼進收銅之說卒不見聽强藩寵臣猶以塞其利源格沮辰告又況利在人主者乎由此言之書生焉可議國賦也國家必財用不足然後加賦爲人臣者欲以口舌爭之當事者未始不陰讐其言而事勢所迫亦必顯斥其議且國用不足其害顯而近不傷財不害民其利隱而遠爲人臣者引義而爭目前之害談久遠之利亦當身任賈之之責使人主緩急可恃大臣經營有地此其爲說不更難乎是在爲人主者淡長思也加賦一事無論朘削民生但此令一下適使上下相畏而不相親經制一改又使上下相顧

而不相安夫國用不足一時之急也上下相親以求國家自然之利則數世之裕也上下相安以舒國家意外之患則又無窮之計也較其所得孰多孰少亦可知矣有國家者安得聚一世聖賢相與共述先王之制勿輕改舊章動心貨利以滋小人更張錯亂之端也哉人主用財有其始則約後乃日繁者其約也當思所以可約之由其繁也當思所以致繁之故則由繁而返諸約亦可以意揣矣人主必廢成法而後可多取於民成法一廢猶馭奔馬者中道而去銜勒也人所難測者心也心所受成者法也上之人舍法而制於心人各有心亦將舍法以求逞於上朝廷每下求利之令奸胥迎門笑語貪吏握手相賀公私之費輸輓之難物未至國門民已困矣且無論及此也只此求利

之心不可昭示天下求利之名不可敷聞道路所以頃王求金春秋不啻責以好利而濱究其廢文王之法不克繼文王之體以爲非小失也往時中官養花嚴冬之日納諸煖室以溫之一時得花不踰年而稿矣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民間微利盡取則水土無演物産必竭如此而天下不亂者未之有也況天下之利不可盡取不惟取之不義蓋亦求之弗得也縣官常自漁海魚不出復以予民魚乃出太守詭人采珠珠遂遠徙後守不取去珠復還乳穴告盡數載刺史令明而志潔乳穴復此亦有天道焉非人心所能屬厭也禹貢之書所重者貢賦也必本山川之形勢庶土之肥瘠合十二州爲低昂以爲田者賦之母也舍田制賦弊必至賦有餘而田不足賦日益而田無從益也承

平既久賦有定籍不必問田所在子孫襲祖父之舊蒼頭問主伯之疏奸胥欺慝謹之懦移易登降於其間版籍雖具有賦存而無田者有名存而無人者有籍載此人賦屬他人者有游移不定甲乙屢更必不可詰者惟司籍之史知之他人不知也一朝責鄉戸以供役則司籍之史故秘其主名以相販賣盈其所欲而後授以實籍其中最殷富而易輸者史則取以自入歲責鄉戸抑配以實其郛廓而已矣此皆以賦繫人不以人繫田是以增損出入莫可端倪也必也盡天下之田畫之爲圖圖藏於官副在民家名田之人註於圖下十年而更書之圖則不易本田以覈賦表人以覈田自升斗以往必質於庭有司公平仁恕盡歲時之心力治其縮朒與附贅然後登於札而圖籍可定也

然圖籍之始亦難言矣柳宗元曰弊政之大莫若賄賂行
征賦亂又曰檢之愈精其下愈巧蓋地有肥瘠則賦有輕
重人有賢奸則籍有眞僞計多寡以制賦必漏版盈於阡
陌別三壤以差征必沃土書以不毛甚矣畫一之難也東
京之初以度田不實自河南尹以下刺史守令坐死者十
餘人蓋均賦猶易度田最難非至公彊力之吏不能取奸
黠而窒其孔隙勿使以高爲下以有爲無以多爲少也稍
有孔隙必成蹊隧惟廉吏塗其孔隙以絕其蹊隧貪吏則
開其孔隙以導其蹊隧監司眩於名實是不敏也私其脂
膏是不恪也如此則監司亦在罪辟中矣東京長吏十有
餘人皆坐死大率由此其不敢者俟時而發爾故取民之
制必使出於畫一𦦨家如是編戸亦如是桀猾如是朴魯

亦如是坐皇堂如是履疆畝亦如是令出之後不惟百姓不能肆姦黠即官司亦不得行意指而後圖籍可定也理財總無善策吏良而民富皆善也吏貪而民貧皆不善也管氏輕重李悝平糴耿壽昌常平行之而善者有齊桓公魏文侯漢宣帝以爲君一時之吏無敢倚法以削是以適獲其利其他計臣之策既非先王生財之道愛民之心矣奸吏承立法之敝肆其漁獵人主於此刻杳則激亂寬假則容奸或稍知其敝更立一法救之以爲一紙之令遂可奪奸人之魄不知貪吏蠹胥先事而爲之所矣何救弊之有故量入爲出量出爲入禁絕侈靡審擇良吏政之上也有事發取之事已亟弛其征抑其次也奪下之利破人之積蓄以益國用兒乏之絕也次矣王莽之末政令煩碎刑罰

酷淡富者不得自保貧者無以自存聚爲盜賊依阻山澤吏不能禽而覆匿之浸淫日廣盜賊之害言利之終事也不特此也財貨旣多爲人主者不能無事非開邊黷武則廣游觀崇宮室萬民之命畢諸長城之下萬國之家破諸叢臺之上雖四方無虞八風從律亦奚取此且從來言利之臣無不受奇禍者桑宏羊隕身覆宗爲萬世盟首固無足怪劉晏在貞元所稱賢者而爲時宰所搆先誅而詔後下不特此也子產有遺愛之名猶以加賦之故受謗於蠆尾時賢亦卜其亾家何則政煩賦重人不堪其苦輕去易亾不得祀其祖考養其父母依其兄弟有其室家貽害若此無怪乎倡此議者受禍良酷也先王重薄斂不重錙除取平刑不取肆赦人主不以喜怒殺人不蔽要囚不爲忍

焉用赦不以重斂困人以萬民惟正之供不爲虐焉用蠲
漢時寬大之詔下於正月蠲除在先徵斂在後是以民知
其極官無所蔽若徵斂在先蠲除在後大率官食其實民
受其名而已欲富國者當使君民之力皆常有餘民之餘
力生於君之約取君之餘力生於民之各足蓋政令緩急
能使物價重輕裁闊狹而取具不待輕賦而民力可供也
峻其期會刻其校勘則損農利末損民利官之事多不必
加賦而民力不堪故君民一體先王之政也王安石立法
事事岐君民而二之先王之法求當人心而後行安石立
法事事責人以必行所以事事爲人害也凡人欲勝則思
聚財財豐亦能滋欲財不稱欲能無求乎財不足則欲窒
欲彌窒則情彌劇劇以待發能無暴乎夫金氣旣勝則土

病而中和之德微木槁而少陽之力弱中和微則人失養少陽弱則生不蓄貨財聚於上則天下皆空虛矣凡積逋之弊非奸民頑嚚無恥即貧民饔飧不給者也有司急于考成默以貧民之逋均諸平民而奸民窺此敢於負逋平民亦效之敢於爲奸是以逋與歲增也又以朝廷數有蠲除未嘗返諸其人也要皆徂時覬變者受之而畏法樂輸者無與焉是使淳良常輸倍半之賦狡猾獨私浩蕩之恩爲法不平故逋益增也又或爲有司者苦於奸民難督別立苛法以稽積逋使奸民有所逃遁但使緩諸歲月即有代爲之輸者而其習益固其情益銳其類益蔓延故其逋又益增也欲治此弊必嚴禁有司默配與其代輸然後一意繩治奸民豈有不克者哉即貧民之逋舉而放之又豈

有冒放者哉若夫水泉池澤在常賦之外故月令特言於歲終不在季秋所頒之額又以歲有盈縮不可限以定數恐有司易爲低昂難於詰責故戒之曰勿或敢侵削兆民以爲天子取怨於下此先王綜理之周亦見此種之賦不宜列在戸口也

雜賦篇第二十六

自古言利之臣非眞有過人之智措國計於不竭也率皆強取抑配以奉君歡捷取一已寵任甚有幻詭其名匿故迹文新意取彼湊此敢罔上而無忌憚者又堅忍爲心舉天下怨嗟歸諸人主日以負罪之身攘袂抵掌無所愧畏理不可勝則刦以勢或售以術以求法之必行是以禍溪而不可解也夫天下之財日生者也金鐵之產山者不窮

鹽鹺之出海者無盡粟帛成於人者與歲俱增羽毛齒革麗物者不脛而至不問何法行之莫不有利人主不思天下之利有自生之勢謀以爲計臣所經營封殖也而淡人其說矣且其爲術也一人主持於上羣小揣摩於下各出智謀以備卒然之詰責稍有敗壞之端其黨番已彌縫民間究痛直士規諫皆處乎其後而人主不省矣所以王安石之學不過使豪民大賈勿專朝廷厚利而嚴峻其罰以齊之酷烈其吏以驅之其指亦易敗矣然得彼黨世守爲告數代雖有正人君子上書章下莫可如何其所傷殘莫不以九州爲量以數十百年爲期此如富人之家主人不親會計而屬諸蒼頭其蒼頭必紊亂會計之籌以侵主所有商賈稗販之家主人不履舟車之次而聽諸傭客其傭

客必大私百貨之利而以留滯歸主此自然之理必至之情蒼頭傭客所私者主人之財故其術易敗言利之臣所賊者遐方之民遠而莫可叩卑而無可籲是以其術不易敗也蓋嘗閱諸桓寬之論矣昭帝始元中會議鹽鐵榷酤病民之事寬以爲智者贊其慮仁者明其施勇者見其斷辯者騁其詞而後可盡其情也今計臣以偏倚之見渾羣議之源仁智勇辯格而不進雖使土礫化爲南金瓦鹵變爲和玉沙石悉成隋珠犬羊盡作狐白猶不能保蕭牆之内如劉陶所云也雜賦之大者一曰錢幣二曰鹽鐵三曰商稅錢之名類雖多盡乎輕重而已矣所謂子母相權者蓋物價侈泰則當一之錢數多而難舉是患輕也故利用大錢或當五或當十其數易校是謂以母權子若全用當

五當十而無當一之錢民間纖微之物於以析用甚爲不便是患重也故宜於小錢以便析用是謂以子權母單穆公所云子錢當一之錢也若後世私錢不足當一之數不可以子母論也後世以白金爲幣則當五當十皆可不用但嚴禁私鑄使當一之錢不至壅滯斯可矣盜鑄之禁非法所能盡也但使所當不償所費則盜鑄自息宋以陝西用兵鑄當十錢盜鑄如雲而起改而當三猶盜鑄也減而當二盜鑄乃息葢銅費僅足相當奸人無所利也程子曰利多費省盜鑄者衆費多利少盜鑄者息此禁私錢良法也從來立法甚嚴而奸民不畏者有司愛銅惜工也欲銅輕而鑄多省工而易成故不軌之民因其輕也益以輕者殺之因其省也益以省者亂之馴至董卓所鑄無輪郭文

字皆求多求省之故民間用錢樂其數之多則不取少也樂其攜之輕則不取重也所以私錢常通官錢常滯治之之法權以銅費使僅相當故非重五銖不可古人所云五銖得輕重之中不及五銖則銅價有利仍多盜鑄爾至其行官錢非盡去私錢不可欲去私錢非平物價不可今以官錢三十當私錢之百人情喜多惡少必取百不取三十也苟禁其取百限以三十則貿易者常陰踊物價卽不至百錢但得四十五十而官錢之賈已默減矣劉巴欲行直百之錢請先主先平物價令民與官爲市非籠市利也欲錢之通不得不然元非長久可行之事所以暫禁私鑄之術私鑄不作所當如法然後削官平之令聽民間自爲授受誰曰不宜乎然禁絕私錢恐喪貲者多又當思所以斂

之陸贄曰錢多則輕必作法以斂之趙開曰楮多則輕必作錢以收之宋高宗論交子會子之敝曰但宮中常有百萬緡遇交子減賈時買之即無敝矣參此數法而官錢可通行也三代以前不以鹽爲賦故貢於青不貢於揚以青近王都也其時鹽之供御不過大官滋味及燕享形鹽餘皆民間利之官不與知漢景帝既平吳揚州鹽田始入漢其臣謂安邊足用之本皆取其中鹽賦之與大率始此其初惟充邊儲後乃旁及他用明之初載蓋倣宋雍熙法久而盡失其故其用不止於餉邊其敝不止於病商矣嘗試籌之天下之鹽所在而有天下之兵亦所在而有天下之廢田亦所在而有蘇轍所云許汝久荒之田至今如故也以兵墾田則恐有妨守禦其人亦未必安於力農以度支

給餉竭一方大半之賦僅支一方之兵猶苦不給而田之榛莽者雖募墾令下未見耕桑事也胡不循向者報中之法不必輸貲一隅不必事屬大商亦不必輸於帑藏而後給餉但就兵所居募商墾田就田所近輸粟養兵商自墾之商自輸之為國者但以鹽償之爾夫兵者天下不常用之人不在四民之中鹽者天下不毛之地所生不在恆產之內以不在恆產內之物養天下不常用之人良益平施理有固然不但事勢所宜也唐張平叔欲變鹽法以官賣代商賣韓愈力言不可其最痛切者如云國家榷鹽糴與商商納榷糴與百姓無貧富貴賤皆輸錢於官矣不必與國家交手付錢而後為輸官也凡計臣所居以為功者皆略去民間市物之錢而課其交手與官之錢是再輸錢也

王拱辰議榷河北鹽張方平見神宗曰河北再榷鹽何也帝曰始立法爾方平曰昔周世宗以鹽課均稅中今兩稅鹽錢是也豈非再榷乎方平之言卽韓愈指也宋初河東之鹽募輸粟陝西公私便之其後薛向以之易馬則利不在官而歸司市之人故言者謂向壞鹽法而有所欺隱然則以鹽給邊儲昔之良法而以他用耗費鹽課昔之敝政也蓋鹽之利大故操國計者惑於衆口不能直捷立法必迂曲其制使經歷多人人各爲漁獵計所以弊也如所云輸粟償鹽其法直捷而漁利者少恐阻撓者衆爾三代之時未嘗病商賈利民（原稿厲民）管子始作法斂之孟子謂始于賤丈夫之專利或有由也凡商之善爲術者不惜其利以誘販夫國之善爲術者不惜其利以誘大商此與商賈共

利取少致多之術也國家有事更立多取之法一物也稅於所產之地又稅於所過之津一時湊入甚爲可喜然湊入雖多常入遂減以通計之後日多取或不如最初少取矣人主恐有蔽匿則責有司補納補納之資豈能天降地出吏當就商取之夫稅輕則商多商多而稅多雖有司蔽匿其所失亦無幾也稅重而商少商少而稅少雖有司補納其所補亦無幾也故三代以後不可復言去關市之征但減稅通商亦足用之一端也易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人主之利大率如是不言利而取所應有即利也見爲有利而營之則有謂奇貨可居者利不在人主而在居貨者矣夫以國家之令取銅以當幣以國家之力鑄銅以爲幣但使僅足銅質即變銅爲白金矣以

不毛之地資之以為貨以不役之人資之以代輸將但使邊無乏食即變斥鹵為沃壤矣遠方所產得人流通既流通矣薄從發取之但使市無乏商即變末作為土著矣錢不五銖而淆以輕偽則利歸盜鑄鹽不報中而商有銀輸竈有銀賦則邊儲蕭然商稅不輕湊入雖多常入遂減闕吏皆仰屋矣此無他不求美利而求世俗之利其弊必至此也市者商賈之事吏而列肆非禮也自漢武帝始也其後必有和買之事矣糴者民庶所為官而糴粟非古也自魏文侯始也其後必有和糴之日矣此二法者宋人行之最為謬政其源起於有常平之錢以微逐微利也常平之法耿壽昌所為當時之臣謂壽昌習於分銖之事不可為法其後明帝又欲置之劉般對以外有利民之名內實侵

刻百姓豪右因緣爲姦小民不得其平明帝乃止宋之祖宗不知大體察及分銖誤以常平爲良法其極流爲青苗後世盛言青苗之非不知常平實作俑也唐有內莊宅官租之制後代瓊林大盈從此而始明太祖不用常平故終代無和買不用官租故子孫無私藏他若榷酒與鐵太祖皆除之惟以茶易馬尙行于隴蜀而天下不知蓋取馬境外以備邊圉蜀人得貿茶治生番族得飲茶療疾皆以濟物爲心與前代競利不同也皮革之貢自古有之然取獸之法非可安坐而致七月之詩必伺草木之長聽蟲鳴而知其將衰已而草盡刈乎下木盡落乎上置網始施于山林猶未可盡取也如狐狸之微可以徒搏獨殺者則卽取之若獸之强有力者必俟闔境興作或參於前或伍於後

或掎於上或角於下全以戰陣之法行之而後可强取也人君無曰此上供之獸若縛雞豚焉爾思其取之之勞則非時之求無饜之欲當稍裁減而雉頭吉光之美鳳毛雨血之娛窮奇角端之怪中黃賁育之力亦無所用之矣

導川篇第二十七

治水有三義分而道之謂之疏禹疏九河是也去其淤而深之謂之濬舜典濬川是也抑其暴而扼之謂之塞武帝塞瓠子是也疏與濬有四法紆曲者掘之使直注射者抒之使曲一法也經流所注爲法以去其壖使高不壅卑不潴則水之去也疾又一法也岸有廣狹狹者甚悍則闢之廣者善崩則遏之然後水行地中兩涘無患又一法也爲減水之河汎濫則以制其狂驟突則以殺其怒又一法也

疏與濬皆古法塞則始於漢蓋古有決河溢川而無隄防壅塞之文故傳曰治水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又曰善爲川者決之使道善爲民者宣之使言又曰大決所犯傷人必多不如小決使道蓋大川之旁當有餘地以爲受水之區故不汎濫而入人之田敗人之禾也殷天子之都爲河所壞必遷徙避之豈人力不足哉水所欲居不可人力塞也周靈王壅穀水以固其宮太子晉諫憂之惡其反天地之性必有大殃漢明帝詔曰左隄強則右隄傷左右俱強則下方傷古之持論者皆如是也何行隄之使盡去疏濬二法獨以能塞潰決爲功至於大決所傷無限則又役民以湮之無歲不興役以塞決口亦無歲無決口而不與役以其筋力膏澤與水爭地歲有胥塹之憂復有力

作之苦胡不講於古法也川之大者莫過於河昔人獨詳其法要之無百年可恃之利於以救時急病避沉澹災則有之矣禹貢曰又北播爲九河此一語者治河之綱領也史記曰禹之治河廝二渠以引之二渠者河㳊也河出秦晉之間高而且悍行平地必有敗㳊左右皆平地故分爲二渠所以免決溢自㳊以下至於青齊厥土更疏二渠猶不能受故復分爲九漯既塞宣房河歸於一自以爲萬載之利人主作歌以侈大其事然以一道受水詎可久安所以宣房塞後未幾復決自分爲屯氏河然則二渠者禹之所導屯氏河者水所自導也於此可見水之性喜分而不喜合矣史稱既有屯氏後兖南六郡無水憂河分而水患減此其明效然前此八支皆湮河身遂隘東郡左右尤被

其害郭昌於貝丘開直渠亦分河之義當時安之其蹟已湮後人猶思之不置益信九河之法善也其他論議者李尋解光請因其自決數年勿塞以觀水勢河欲居之當稍自成川跳出沙土然後順天心而圖之賈讓請多穿漕渠於冀州分殺水怒且以溉田關並請空平原東郡左右之地勿以為官亭民室韓牧請略於九河故地穿之即不能為九但為四五宜有益此七諸說皆本禹貢之義故遠者可經數十年近者亦保數年無患治河上策也嘗以意度之東漢以前治水之法具於班固之書其後三方鼎峙南北分裂河身如故而決與塞皆不見史籍唐之藩鎮稱跋扈者皆在濁河左右淄青最為下流未聞鄰道之曲防也何以混一之代河輒為害大抵車軌未同急於用兵不暇

及水利事河堧之地或左右游波或跳汰沙土時有漲溢
不至大決且土曠人稀百姓擇便地族處高都沃壤尙若
汙萊未墾况潟鹵沮洳不過蕃茭蘽畜牧雞家於水亥可
以無患軍府所資指墾田爲質不及於不毛山林陂池畀
少府爲稍入率簡節疏目可以闊狹取裁藺絲所不及也
否則節使所踞各私土疆强臣自固其圉上下相親爲之
有法故功效有成患災遂微乎王武俊決河注王莽渠斷
馬燧餉道乃知爾時河隄自若也若夫天下一家河輒爲
害者亦自有說五服之內尺土皆其調率不能如向者留
棄地以居水也爲有司者好以興作爲事或以要利或以
奏功皆度國之財配民之力不能静處而俟六府之脩也
上以鞭笞督責之下以亥具應之下楗多不如法燒菑常苦

不繼客土疏惡兼以築怨鹵莽卒事而功不堅也行隄之使不量民力盈虛都水之司不同朝廷憂勞上下相欺責成旦夕雖有巨山之積不塡精衞之壑漏卮多則蟻穴衆奸胥黠民方且冀其數敗以遂其私是以混一之代輒有河工既有河工輒有河患書傳所載往往如此且又有未諳者水所欲往必非人力所能禦何也水者浸淫之性其所未至必先有浸淫浸淫浸淫則土淖土淖則黿鼉鱷鮪將窟穴其中魚鱉蛤蛎又鑽齧之其淺淺廣狹皆非人所測識也人所見爲屹然巨防者在水上者也若窟穴之淺淺在水下者也畚锸之功能施決口不能施窟穴窒於防之未成不能窒防之已成固有人見爲屹然者其下已不可問矣則以水所欲往其土先淖也所以瀆河之處每值大漲

之時地有忽陷者或數十步之外水躍出平地似有怪物焉其實非也土淖而竅穴淺愈淖則愈淺不知其所止水從竅穴出也蓋水性至平亦至悍其所已至居地上一尋者其所未至亦有出地一尋之力但爲土所制而不能出鬱勃之氣冏在也水之旁不幸有竅穴穴之上不幸有虵𧌒出入之竅憤盈之水從此趵突無疑矣又有一說焉上流既決下流之水必緩緩則淤墳稍積河身潛高水行至此與昔人囊沙壅之何異在上之水雖流在下之水實瀦上流而下瀦形雖吐而氣則噏形與氣爭噏與吐爭是以愈怒怒磅礴而莫殺必横出矣每聞水漬之人言防將決輒有黑濤如横隴亙於水上以爲有怪物焉不知皆磅礴之氣所爲也觸山之力豈倍蓰增高所能抗耶由此言之

歲以智力相迴其何益哉惟有聽水所如俾浸淫之處郎以居水而隄其兩涯之未浸淫者土新而不淳窟穴必少畚鍤皆施實地上下偕通無磅礴之怒可以數十年無患後此更圖可也善哉宋神宗曰水之趨下乃其性也如能順水之性遷徙城邑避之復有何患若神宗者可謂能用上策者也且以耳目聞見質之往年干戈未戢漢上列防率皆破壞其時之人排水擇而居者亦不甚苦橫流此亦可爲小決使道之明徵也欲用此策當使地有所棄賦有所除然地雖棄而民力紓可以當千耦之耘矣賦雖除而錮復省可以當阡陌之闢矣此法之善通諸天下之水無不可者李尋曰王道公正脩明則百川皆理脈絡咸通偏黨不張則湧溢爲敗故百川沸騰不盡關上游霖雨之故

蓋所在之水騰踊而上者五行之家所謂水不潤下也春秋傳曰凡平地出水爲大水若盈科後進何平地之出云爲人主者當引咎自責抑損陰氣凡慘刻晻昧之事皆宜勅斷故春秋有伐鼓之文所以自責寬賦減稅委賊池藪澤之利予民所以消怨咨抑陰厥若惜地惜賦而不惜民雖神禹復生未見有良籌也

勅法篇第二十八

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又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聖王在上立法所以止亂弭亂所以安人是以法度愈明人心愈安欲民爲善不道之而驅之則民不安不靜以養之而震疊以懼之則民不安不能化惡人爲善人而欲殄絕惡人獨餘善人則民不安是皆快

擊斷之私非靜亂之理也先代之制禮經三千刑辟亦三千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出此入彼條目相當靡有羸縮故用刑之道必合天德必就天倫君臣父子之義不可倒置仁義禮智之心不可泯棄淸問審聽及奏當未成察諸詞色之間求諸意言之表勳賢有議刺宥必三所以致忠愛也啟刑書而衆占三公九卿皆在皮弁素積同於克謹天戒天子所行遇士師之官則畢虎皮以旌之所以尊律令也其爲詞也貴信而不貴文獄詞有文無當於造命其讞獄也宜速而不宜留獄事留滯爲害不減寃抑其書獄也宜緩而不宜遽緩之須臾以求其生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可無憾所以致敬愼也屏除淺附陰賊之人遴選上德通理之吏使天討所加歸於怙亂此外逮繫株送可省則

省之勿以一方有獄驚動遠邇於以布仁厚之風順稽古之制所以迓雍和也殷周斷獄不以三微秦爲虐政四時行刑是以孟冬趣刑草艾則墨不以決斷嚴慘淫及三統之始所以奉天時也笞箠拲梏皆有定制五虐之具不陳於寺署斬艾既施而懸首收族必與朝士共議所以示矜恤也夫獄訟謳歌古人以卜天意非細故也王者受命之符皆積德累善所致至於災異則刑辟怨恨所生故文王之王也以質二國之成動方輿之執後之賢君或齋居宣室或夜起旁皇司寇行戮先爲之不舉以其與天合德故奉天意以從事也古之爲法也議事以制不爲刑書蓋刑書者非以同民情而出治乃矯割物情以從上令也故春秋之時子產荀寅皆以擅作刑器見譏於有道楊賜拜廷

尉亦以代非法家固辭其職且曰二后成功皋陶不與蓋吝之也高允曰皋陶至德也其後英蓼先亾況在凡人能無咎乎然世道益降苟無定法治獄之吏又將舞文以入罪故兩漢以來陳寵應劭更以刪定律令見稱後世唐宋皆有成律惟元人不倣古制取一時所成之案爲條格條格紛多彼此不等胥吏易爲輕重有司殺於此附三若莫闢二門遂開故在古今爲最亂古之聖王知不盡之法以養天地之和而著其理於經以察事類之變其義使法所不載引經而議或輕或重期於足以懲戒爲惡之人而非快於殺人也武帝使董仲舒弟子治淮南獄以其師春秋大義顓斷於外當時稱平焉後世事事取決於律律有必誅之條民無違禮之禁舉世之人盡棄禮不用而逞其奸

猾以禦法但不明犯死法而穿鑿崖穴導達姦邪之路無所不爲使海內淳風爲之盡壞上之人雖欲取之其人反借法以自解貪殘之吏得罪朝廷不可勝數而以事之未敗力能彌縫解釋剌姦之職亦莫致其督責孱弱之家不敢與大奸爲難知幾君子寧忍而避之爲有司者亦無從求其事而詰之探其情而誅之矣其或愚魯之人誤陷大辟又以合於律令而不可赦雖三宥之恩亦無及焉又或觸權臣之怒犯酷吏之鋒越法以誅加艾草菅不憚耘耝畹蘭殄絕國紀亦有操讞鞫之柄不解先王用法大義而惑鄙儒姑息之論異端冥報之說俗吏便文自營之計一切縱釋有罪更貽民以不安如朱子所云劫盜不死則商旅無坦途猾岸不清則閭里無善俗蠹胥不去則有司無

美政尤末世膏肓之疾也必也削苛慘之條重議獄之制俾司聽者執持律令守而勿失不得借曲盡人情之說而故爲輕重迹似克私意實蠹法也大臣參聽引用經術亦必純正淵深若仲舒者從之淺學曲說晉亂先王大義若耿育庇覆趙氏以迎合君心者無從也人主於此參以睿慮決以神聽務存萬世之防不矜一事之察其出其入不與臣下相裁成而與天地相參贊如此以往庶免班固五疾之論矣然而子皋行戮刖者忘痛于定國爲廷尉民自以不冤皋陶之後惟蘇忿生最善以列用中罰遂爲古今名司寇焉此又任人不任法之定論也易曰利見大人以中正也君子爲治立制度以防其僭明禮義以正其心惜物力以養其財課生業以作其怠專一其志不尚奇巧以

厚其風夫婦正而後禁淫縱焉父子親而後責悖逆焉君臣定而後詰倍叛焉貨財足而後正盜竊焉地力闢而後料租庸焉廉恥生而後殊黜陟焉禮中有刑刑中有禮而後謂中正也以爲磨礱砥礪皆損一物以利一物者也若必殺不善人以驅人爲善是以所殺之人爲未殺者砥石也非聖王之指也聖王立法不以舊惡蔽新詞不以淺文快積惡其事在此而惡在彼原彼事証此事與挾私同也其惡雖大所犯則小援大惡斷小罪與故入同也先儒之言曰刑辟之用激之則淫敦之則一激之者動其利路也敦之者篤其質樸也君子爲治重之以死所以求其生峻之以刑所以重其死人皆以治世爲樂則不宜驚以猛悍人皆以樂生爲順則不宜逆以慘傷此所謂篤其質樸也

設詐以防僞用權以懼奸懸賞以誘告密施餌以弋貪婪此所謂動其利路也武王告康叔有殺人取財之罪有不孝不友之罪有官人玩法之罪爲諸侯者專恃威虐不用天子命亦有罪焉言官人玩法諸侯放命與盜賊逆子同也不曰犯命而曰放命犯命者逆上凡人知其當誅放命者病下非聖王莫能誅也若夫穿鑿文詞顛倒律令非時行部而逮考不急非時行刑以濁亂天氣受牒過多株送被路過於酷烈有凝脂之刺設用機智加鷙鳥之搏行之不足定亂于一時持之不足立法於萬世無以安賢者即無以懼不肖聖王所謂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在四誅之列不以聽者也國家當有世守之法不可因事而更下之人奉定法以從令雖奸猾不敢肆上之人執定法以防奸雖

桀黠不難收若變法以從意民亦乘無定以亂法所變之法曾未幾時而爲害更甚即無亂法者而法中本有之疵漏疊見錯出矣以其非歷載詳定之法乃一時救弊之法也歷載所定之法時有壞端因事正之害去而法仍良如以灰浣垢垢去而灰亦棄一時救弊之法祟朝偶快人情不久更成大忒如垢雖去而水滋復著於物其流更甚雖有善者更操何術以相濯乎揆厥所由緻在失敎不在失刑詔令日下未聞以禮防欲凡上下之情强相維持者禁網而已矣網羅既張飛走皆懼不能恬其性也適足動於惡矣於是飾情假說以應乎上藏奸府慝以比於下時有所取以張其威默有所樹以厚其援凡所以整齊其民者不適足導之爲惡也是以歲月之間習俗屢變放而彌下不

可止也爲法之害有二有踰越之害有陵夷之害司憲者謹其踰越而不愼於陵夷必至踰越者多不可勝誅不得不稍弛其法旣知其犯法復從而弛之則所執之法已如將絕之繩不能縛物矣是以陵夷也夫論道者不可不盡定罪者必從其實執所論之道以定罪尙謂非其實也非其實卽不麗法矣明知其實而不得盡法故弛法以就之與以非道定罪何異由此言之則陵夷之害甚於踰越矣且治世人皆畏法而被刑者不絕於世苟罹於咎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亂世人人可誅雖赭衣半路不能取其什一比肩而遊於世莫非漏網之人論者遂謂治世刑重亂世刑輕蓋有激之言亦傷悼之詞也獄有單詞有兩造謠言訴箭皆單詞之屬也無可質成故法可不聽然或有所畏

而削其名或身已亡而怨未息或事關天下國家而不敢暴露此又不可不聽也聽之法在乎察其情不必質其成質其成者一人一事之曲直也察其情者紀綱法度之完虧也唐文宗之時諫官言事多不署名論者謂其似匿名書蓋詰讓之也然宦官耳目布滿左右削其名者或亦造脉說詞之義言雖不可質成當識進言之意若格於例而不聽則人告之路絕矣其在末造部民之於官長百姓之於朝廷不敢顯言而削名以聞此不當引無証之例屏置而弗聽也訟齊民者則窮詰靡遺訟官司者則削投恐後吏道所以衰也所謂疑獄者亦然所謂過誤者亦然所謂肆赦者亦然高帝詔讞疑獄謂非法令所能決也非謂罪麗于法皆可疑凡疑皆從輕也康誥有過誤謂趨走使令

簿書期會偶有不檢是也非處心積慮相與爲姦慝竄入過誤之迹以求免也周官有肆赦乃三刺三宥之後幼弱老耄惷愚則有赦非罪已定而復赦且非人人赦之也三者之失赦爲最甚詩曰彼宜有罪汝覆脫之夫脫一二人罪猶曰不可況羣有罪而脫之乎光武問吳漢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知願陛下愼無赦而已王符曰惡人高會而誇詫老盜服贓而過門孝子見仇而不能討遭盜者覩物而不敢取皆赦之故張成善風角推占當赦遂教弟子殺人而黨錮之禍起故先主常遊名儒間闚其論治未嘗以赦爲可用武侯治蜀赦不妄下蜀士歌思猶周人之思召公王通曰無赦之國其刑必平由此觀之赦何福於人不赦何損於仁耶春秋書曰肆大眚以譏失刑廢天討爲萬

世戒也

治盜篇第二十九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二者盜之招也盜何爲者也竊人之財以爲己用也聖王制財用之節使人不得有餘雖欲有餘法不許也所以止盜也末世誨盜多矣貨財所聚人思攰攘以其可欲存焉非與之爲怨也非憎主人也求利之情必至於此所謂乘君子之器則奪之者至也周公作誓命曰毀則爲賊掩賊爲藏竊賄爲盜盜器爲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爲大凶德楚文王法曰盜所隱器與盜同罪貪暴所至虞度豐貲而策取之錐刀之末亦不憖遺則掩藏也求取之私輒威以調萃上下相通而保利之則隱器

也且不義之聲衆所同惡故姦人懷邪幾幸窺閒隙而先動所謂上慢下暴則伐之者至也且教化不明倒置上下毀壞禮誼機變不已起而奪圄奪圄不已聚而攻掠盜賊如雲而大作不亦宜乎班固論姦宄之風成於游俠游俠之風誠於四豪之鶩上誠探本之論也治盜更無餘法得其根株而決去之斯已矣隨會爲政晉國之盜逃入於秦

陳叔達靜居二曰　賊出境此有司最善者其次不能無發發而必擒若趙廣漢爲尹窮里空舍少年甫謀聚劫而捕吏已至其次發而不禁必稱兵誅之若子太叔取萑苻亦可矣昔賢之論請以豪俠補軍職則可消盜賊於未萌又云籍豪傑知謀之士以捕盜爲進身資又用周禮罷民之法爲害鄉里則桎梏而坐諸嘉石不待既入於刑而後

執之其說皆可行若夫招撫其人籍以爲兵李綱亦嘗言之蓋謂天下已亂國基新造已亂則廢法有由新造則尺籍未充若光武用銅馬青犢之義爾非謂平民爲盜亦許以爲兵免罪也元世祖招二盜主海運明英宗處福賊以縣貳書諸史冊皆見譏後世可不愼乎國家之敝莫甚於諱盜秦二世漢王莽覆轍可鑒也此二季者盜之始發不過轉掠求食而已二世則惡聞博士之對王莽則甚嚴長史之罰是以臣下恐懼迭相欺謾惟力事上官應對詰責具資用以救斬斷不暇復謀討擊是用浸廣終於不可制此最無益而爲害更大也凡姦宄之人必有窟穴窟穴所伏必在重地姦人雖易窟穴不易盤庚所云易種也張敞捕廣川之盜蹤跡皆入王宮躬治搜索得諸殿屋重轑中

其爲窟穴如此光武之時羣盜大起帝寛長吏之罰皆使以捕討自效惟蔽匿者乃罪之此治盜上策也昔有羣盜聚一處幾百餘人有司欲往取之議者皆云宻戒甸徒竭作而掩其不備愼勿漏師使得逸去有老人曰不然取此有法非衆力所能縛也白人致死以拒游徼勢必多所殺傷宜不禁間諜使之漏言彼必驚遁以避吾鋒因其遁也亟火其室廬蕩然泯然無所庇依勢必散處他所其儔雖多所居隔越不能相救可分道而並獲也果以此策就擒無敢鬬者有識者曰此漢明帝議禽原武妖賊法也又有一劇盜能呼召數郡之侶一日盜牛失道爲土人所得欲致諸官一人識之曰此某甲也魁宿而金多至公庭即釋之矣相與殺之而以其首獻此人旣死方數百里間數年

無犬吠之驚一事亦可備一班云

繹志卷八終

虞東顧氏詩聞書屋栞行本

繹志卷九

竟陵石莊胡承諾譔　　太倉後學

三禮篇第三十

禮有五經莫重於祭所以昭孝格祖通於神明也書曰肆類於上帝禋於六宗望於山川徧於羣神此事神之目也曲禮曰天子祭天地四方山川五祀歲徧諸侯方祀山川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此行禮之等也祭法曰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又曰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牲幣祝號皆有次第如公侯之有等級此制祀之則也目以紀之等以辨之則以裁之或失

則野或失則誕皆不可訓也蓋天地之間有氣焉有形焉有性焉天者氣之本也天下之物莫不受氣於天時行則氣至祭天所以宣氣也祭天以燔燎燔燎者氣也用天道也地者形所載也物之有形莫不託體於地資生而形出祭地所以答形也祭地以毛血毛血者幽全之物也踐形也用地道也人者性所麗也性之相屬莫近於祖考莫孚於聖賢性通則神聚祭祖考聖賢所以盡性也祖考聖賢則有嗜好有酬答祭以饗獻用人道也易有三才焉書有三禮焉三才之蘊以三禮表而出之是以常在人倫日用之間此祭義也歷代賢君動作接神必依古聖之經犧牲玉帛雖備而財不匱車輿臣僕雖勤而用不勞每舉盛禮助者歡悅大路所歷黎元不知此人君盛德也下至公卿

有田祿者莫不力于農事以奉宗廟方社田祖之祀所以知稼穡艱難無狂惑驕恣之失夙興夜寐保其家亢其宗又以通上下之情逮鰥寡之利此士大夫美俗也先王以禮養人上以美政下以美俗所由揖讓而天下治也自是而降淫祀興焉人主不本神道設教而惟福之求士大夫不知絕地天通而惟鬼之謟君如漢宣仍脩武帝故事方士進用祕祝更興賢如臧文仲猶且失禮宗廟惑溺非族而況夏父弗綦之屬乎凡祭之禮大祀患其不衷小祀患其不節天地宗廟參考不詳以意爲進退則所失更大羣神之祀有可省者有可併者有因事而舉事已即當罷者祠官徧天下而圭璧斯罄非能通幽明之故也古者祀事先卜所以止淫祀也常祀不卜不在淫祀之列無庸卜也

後世灼龜不傳無從決於神故當止乎禮義前此所未舉不必自我作徃代所通行不可自我廢知不可頓廢當益愼妄作非謂一舉卽不可廢襲前人之誤一廢卽不可舉致鬼神爲厲也故曰可廢而廢可舉而舉者存乎義因所舉而莫敢廢因所廢而莫敢舉者存乎禮蓋禮有經義有權禮義所在卽非淫祀也明之祀典有度越前代者省五帝之名息六宗之辨絕封禪之議愼大禘之舉正先師之號定從祀之賢又並明堂於圜丘凡矯誣妖誕鄙褻侵瀆奇衺巫覡諸不在祀典者莫不盡制而曲防之蓋由開國之初大祀議用陶安祫禘詹同齋戒朱升五祀崔亮朝會劉基祝祭魏觀軍禮陶凱凡此諸議又皆安所裁定諸公學有本原時當改制行其所學道由以達不必沓秩宗於

岳牧肆綿蕞於郊坰矣若夫浮屠老子之祀或順風鼓燎推波助瀾或火書焚廬嚴禁敕絕以至园元玉清青詞素饌不領於聖王之秩祀君子不道也祭祀之禮有告有報有祈告者告成事也報者報往賜也祈者祈後休也其大指則在齋祓其心精明其德以爲出治之本也是以貴於因時貴於備物貴於致美祭不因時以意爲疏數是不敬也供事不豫取具臨時是不敬也苟簡卽事黍稷不馨牲牢不愽碩肥腯是不敬也君子祀事有曠則冬不遑裘夏不遑葛粢盛牲牢之具偶有天災不以災所未盛之物薦於所尊災之甚者寧廢一時之祭以志其愆所以自責而懲不恪也又以爲人之所盡不若已所自盡耕種滌濯袒割之事必身親之祈報有常禮卽事有常時器幣有定制

奠告有常儀供御有定物若此者皆以誠敬教天下而相助爲治也古者歲一祀天有其文而時不可考記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蓋三統者人事之始一陽初生者天事之始迎長之義君與民同受其福故行禮之日莫宜於此古今所疑者周公季秋大饗會與日至並行又月令孟春元日祈穀上帝故諸儒持論有子月寅月之義周禮魯禮之分又以郊與圜丘爲二事祭天與祈穀爲二郊後世參用王鄭或三歲一郊或再歲一郊又或一歲九郊又因祀帝之說以太皡五帝實之以今考之周公之時歲一郊天周禮冬至祀天於南郊是也若明堂之祀以尊文考爲義非宗周祀典也何以徵之春秋書九月用郊傳曰用者不宜用者也九月之郊孔子謂之非禮則周公不常用可

知陳氏謂掃地陶匏極簡未足盡其委曲故有季秋之饗焉夫聖人者必不以人情豐儉圖度天意豈有因古禮簡質復加一祭沾沾致其隆厚者乎周公季秋之饗其爲尊文考明甚觀其郊用特牲以天爲主也明堂之詩我將我享惟羊惟牛變特牲而用大牢與宗廟同是文考爲主也非一歲再舉天祀也程朱解此謂一陽初生萬物之始是以祭天宗祀九月萬物告成是以祭帝爲壇而祭故謂之天祭於屋下而以神祇祀之故謂之帝以此解二祭一用冬至一用季秋之義與易天爲帝之指非謂再舉可通行天與帝不可偏乏之祀也祈穀之祭月令不言兆位先儒有云在圜丘者然旣以上帝爲文則祭從屋下不於圜丘可知又孟獻子曰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啟蟄而郊郊

而後耕蓋以祈穀爲義則后稷農事之師所重在稷思文之詩是也亦非報天之旨也由此言之孟春季秋二舉別有意義非祀天本義諸儒之疑皆釋然矣古者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爲越紼而行事故杜預曰常事不卜卜而不吉郊不可廢也禮有卜郊之文先儒以爲或異代之制蓋以大饗不問卜不應有異同也魯郊非禮故待卜吉後舉非天子之郊皆待卜也杜預所云卜其牲日以通禮記卜郊之義甚善故明太祖著令國有三年之喪不廢祀天則知郊也者歲不再舉亦無曠年其時必以冬至其兆必於天子之南郊牲騂犢玉蒼璧禮三獻樂九奏舞八佾是其事也九郊不可從五帝非經義孟春之祈與藉田同旣有藉田則祈穀可省天不可瀆也明堂之饗與大禘同不必

常行所以尊天亦所以尊祖考是其義也若夫龜卜已絕無從求其遺法左氏公羊穀梁郊特牲有言卜者存而不論此郊祀之制也自殷以上未見有祀地之文周禮冬日至祀天神於圜丘夏日至祀地示於方澤此祀地之始辭亦二郊異兆之始辭周公初至洛邑用二牛於郊祭天特牲而用二牛似乎天地合祭者蓋新造都邑兆域未定一壇之上並祭天地事或有之非合祭所當據也自此以後稽考禮制之書無如詩與春秋詩載祀天之禮無祀地之禮有配天樂歌無配地樂歌閟宮皇皇后帝皇祖后稷無祀地之文也東遷以後見於春秋者言郊而不及地秦僭用四時亦未祀地西漢之初亦無祭地之事豈數百年來師旅迭興禮文湮滅書缺有間而不可考乎記曰郊特牲

而社稷太牢又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又曰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此皆社與地同為一神之文泰誓亦以冢土對上帝然則自唐虞以來祀地之禮並於祀社故禮文若此乎觀武帝祠后土汾陰匡衡徙諸長安命曰北郊此亦后土與地同為一神之徵也自匡衡定南北二郊天地之祀皆有載籍可考而社自有神與稷並列竊謂社稷於地猶日月於天天之功見於日月而日月不可當天德地之功見於社稷而社稷不可當地德王宮之壇不以當圜丘奈何以冢土當泰折乎社與地為二神無可疑矣所可議者王莽作輔始有天地合祭之舉東京以下分合不一卒無定論元祐分曹而不決也由

今觀之並祀始於匡衡合祭始於王莽二始之祭似有天焉而非人所爲何也昔烈山氏之子柱始爲稷祀虞夏以前皆祀之湯革夏正獨易稷祀以棄代柱厥後嗣商而有土者棄之子孫也此天人之朕兆也地之於天猶母之於父也母后臨朝稱制前此所未有成帝初立王太后始臨朝匡衡適以此時二郊並峙於南北其後毋家益盛帝命潛移王莽適以此時天地合祭於一壇信乎其爲朕兆也今二郊並舉更年既久不可偏有抑揚但萬世而後定不可復議合祭以昭地伉於天陰伉於陽之失云爾張子曰地物也天神也物無擬神之理朱子曰古天地定是不合祭日月山川百神亦無合共一 時祭享之禮先儒之論如此事會之徵如彼豈可棄經曲舊儀遵僞新陋制乎且以

太極之理考之天開於子地闢於丑相去亦綿邈矣又天無偏覆地有分土無端引爲夫婦妄稱同牢之語何鄙褻已甚耶地示之禮擬於天則太伉列於社則太卑別爲一兆乃禮之宜若夫家主中霤而國主社乃今之里社也經所云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者也不當與天子諸侯所立之社並論傳咸言之詳矣配享之義何也天道闇昧故推人道以接之人道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祭之有配猶賓之有主也王者尊其考欲以配天緣考之意推而上之及於始祖故以始祖配此殷周制也殷之元王周之后稷土地爵命皆其所受子孫基之以有天位故可推以配天若推而上之不與稷契同基命輒以子孫私恩臚於郊祀亦非禮也春秋傳曰臣子大受命與

王之君受命於天釋此弗配而以私恩行非大受命也王者始受命爲太祖太祖之時祀天不可無配則以尊考之義行之至於太祖升祔乃易尊考之制崇受命之符而以太祖配此禮之正不可易也明之初載以仁祖配尊考義也不及祖德以其非后稷也西漢無配享之議雖匡衡韋元成猶未議也故西漢無配天之祖光武始議郊堯杜林止之厥後當塗祖舜識者皆識其妄故司馬氏繼起卽不踵行惟唐人有景皇配天之議旣不行於當時朱子綱目亦不存其說以示後世葢非信從之典也然則祖非稷契有大功於生民者必以始受命之君爲配此經義也亦天意也地示之配古無可據之文詩曰旣右烈考亦右文母乃祖廟之詩非郊壇之儀也王莽欲悅元后故以高后配

地歷代不糾其謬而以爲定制最不經者魏之舜妃伊氏
也明太祖深知其謬配天之祖即以配地副禪不登於祗
室得經義矣掃地而祭尚矣備物致飾加隆焉可也紫壇
僞飾之不再陳也匡衡正之也祭法郊禘祖宗之文先儒
皆曰不類漢業特起不因緣堯此一語可決千古之疑後
代議禮不復遠祖軒頊杜林正之也書曰七世之廟可以
觀德所謂七廟者一祖二宗及高曾祖禰四世也惟此四
世之說苦多支閡若以父子爲世苟兄弟相繼者在其間
必取義於四世則不能限以四室若以父死子繼兄終弟
及皆爲一世兄弟之中或二帝三帝自古有之必限四室
則不能備及四世矣況乎周孝王晉簡文帝唐宣宗世數
之差更爲疑難其說既難通矣漢元帝立四親廟爲悼皇

考之疑更引景帝當四廟之數是高祖以上更有一祖祀於廟中其廟則四其祖則五世矣光武上繼元帝以元爲禰成哀平三君皆不得入廟雖上祀四世而絕三君廟門外其義又難通矣劉歆謂毀廟非禮但當去事有殺祖禰日祭高曾月祭二祧時享壇墠歲貢大禘終王夫廟有別垣則禮可隆殺後世同堂異室何隆殺之可殊其事又難通矣又言七廟正法可常數者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然後代之君莫不稱宗遂爲帝者定號既宗之何所據而不祀四親之外其名又難通矣魏晉以後虛太祖之位以待遞遷蓋有姓已易而始受命之君尚未正位者宋人取王安石說七廟之中既有始祖又有太祖明初載因之楊守陳極言其誤如此牴牾難以枚舉今欲伸太

祖之尊又推太祖之意而尊其祖求定義於萃渙息聚訟於曲臺必也開創之初卽度祖廟太祖爲二域祖廟先立自受命之君以上皆得入焉受命將祔然後更立太廟太祖正位子孫升祔悉從之分爲二廟卽倪岳祧殿之義而易祧爲祖易殿爲廟其名更尊旣居其廟世世不遷其神更妥蓋開創之君必不忍舍置微時之親不祀而自爲太祖數世之後祀事有常繼體之君又安能舍常祀之祖獨尊太祖哉有祖廟以居遠祖之神有太廟以伸太祖之尊祖廟在北太廟在南各爲門垣自有屏攝天子自內而出先至祖廟臣民瞻仰之義皆在太廟異於一廟而分前後殿者尊親兩得祧祔免議而後可通行也東京之制立高廟以祀西都五帝又立世祖之廟子孫升祔皆入焉世祖

之主常當一廟之尊同堂異室遂爲古今不刊之典大儒崔蔡馬鄭皆不以爲非此則二廟可據之例也若夫祧毀之義甚難言也元成申貢禹之說席未煖而制又更蔡邕執夏侯之直義甫伸而玉將改大命延長不無兄終弟及之變而世次莫能畫一功德不祧又有進退祖宗之譏而去留誰敢發端降格日久前此者一旦有夾室之遷坎室既盈後此者誰爲棲神之宅此在開創之初必不能預擬國恤中葉以後事變始生一朝大議當前遺文靡據決非臣子所可擅言雖欲就會稽訪虞喜謝譴責若匡衡擣椒以爭配享登僕而告妖夢焉能得所衷哉古之帝王志存抑損不敢崇其私蓋謂崇私之害甚於廢禮雖祖宗之祭猶有所限以示四海九州之奉非一家私藏也後世之禮

欲天下統於一尊是以尊尊之義上及下及旁及無有不逮故家無不入廟之祖子孫親婣無無爵之人古今時宜不同其禮制亦異也古之廟制外爲都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人主一日之中遍祭七廟九獻萬舞之節備舉不惟人力不堪誠意解怠恐日晷亦不逮昔之儀節不可考矣明世宗十五年九廟成二十年九廟災此五年中天子自祭乎臣工代祭乎抑祫則天子蒞則臣工乎若以臣工主蒞天子有不入之廟矣奚取數之盈名之恭耶故同堂異室起於東漢明章之間至今因之不易也大禘之禮所祭者始祖所自出之一人而以始祖配之一祭一配非祭羣祖也合羣廟主而祭者乃祫也祫有三年一舉者有一歲五舉者異宮別垣故三年而祫同堂異室故一歲五祫

禘非五年不行禘不更立廟卽祭於始祖廟故不可數行也明禮無禘而有祫四孟歲除五饗是祫也祧殿之主歲暮一合饗太廟亦祫也禘則太祖以來皆未行也世宗始行禘禮德祖以上無可推求立皇初祖牌位祭畢燎之禮之變也皇初祖之文不見於經有識者疑之伊川嘗以義起朱子有設虛位之說祝詞有初祖考妣之稱或亦當時所據歟記曰王者天太祖諸侯不敢懷魯之有禘得祀文王謂其為周公所自出所以寵周公也與天子之禘不同若推始祖以上至於名字無可考者輒以始祖所自出祀之亦禮文所不載也漢高祖至宣帝皆令郡國立祖考之廟京師又立廟於陵旁無所謂太廟亦未嘗合祭也夫疏遠卑賤不可承至尊之祀後世不立郡國廟韋元成匡之

也漢之祖宗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廟歲二十五祠便殿歲四祠又月游衣冠出有車騎過於煩矣宋太祖定制歲以四孟季冬凡五饗而止典祠之勿瀆宋太祖正之也出告反面鄭注但告祖禰程子謂至藝祖廟合羣主皆告牲共一牢有此二說焉禮所云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若高光受命而王者也非謂繼統爲後者亦可以天子贈其私親故漢悼皇考宋秀安僖王皆不用天子禮共皇立廟京師睿宗躋於武上當時之失也祧廟之主有毀有瘞魏晉以降之失也別爲祧殿合祭則陳之倪岳正之也開元始爲九廟范氏非之然而明之九廟猶用唐制也一祖二宗與高曾祖禰之外更有二祖不知所據何名此不可不詳也光武上繼元帝則成哀平

兄弟也人主不入兄弟之廟使有司侍祠於禮可議晉元帝肇祀江左惠愍懷三帝亦兄弟也從春秋尊卑之義在廟不替溫嶠正之也義重大宗降其私親南頓君以上就其園所立廟光武可法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庶人無廟故祭於寢建始殿祠武帝魏文之失禮也漢殤帝以嬰兒不入廟祠於陵所其後沖質二帝皆同此例春秋子般子野不書葬義或近此公主之祔太廟陰室之有四殤晉之謬舉也宗廟卽遠有祧而無立春秋武宮煬宮非禮也然而世室屋壞則譏之過古之君固有勤於構築倦於薦享者有崇飾致美快非禮之觀瞻者方其作之也不憚夷山爲平增阯爲隴及其旣成不過中使上食宮人隨鼓漏陳嚴具而已久不省視久不膳脩致榱宇摧頹垣牆傾

祀此非有司之過亦不可謾云天災乃子孫不敬祖考也尊親之道有隱諱之義先君之體猶今君之體也黜呂后於園以薄后配食高祖光武之失也魯僖公尊崇其母爲之臣子不敢明正其失必以宗廟臨之而後貶焉故曰禘於太廟用致夫人必以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故曰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以此益見光武之失也后稷非毋家祀非祀毋家也封其地故主其祀不與莒人滅鄫同也祠官祝釐歸福人主不及百姓漢文帝下詔禁之其事可法也左氏四月之雩爲正萬物待雨而大故龍見而雩也穀梁九月之雩爲正毛澤將盡人力將竭舍是不雨則無及矣故九月而雩也周之九月爲夏七月二說非異其神有二也四月之雩常祀也其壇曰雩宗者是也九月之雩非

常祀也旱則舉之其神則所云應上公者也夫禱雨之請或先種植或當結實故先儒云三時皆有禱禮無雩祭惟四月龍星昏見始有常雩耳穀梁發重請之義謂三時之禱既不見答則吁嗟而請之干神之怒失已之讓蓋不得已也不至毛澤將盡人力將竭不可行也此言其理非謂周田事之用必待九月也愚謂旱而請雨非雨必待請而後應蓋憂民閔旱若湯宣之不遑寧處則沴氣可消也今日月星辰山川水旱之神春秋二祭有常秩矣水旱之禱當即其壇以祝史之禮請之禱於老子之宮祝用巫覡失請道矣程子之說亦然且雩祀之禮不獨山川百源當致告也凡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皆當告之覲孝婦能致枯旱則雩祀亦當及先賢也

古制篇第三十一

雖有三代之良法不可行於今者千百年之後制度不相近也雖有漢唐之良法不可行於今者千百年之後利病不相因也何言乎相近也井田變爲世業今則猶之乎名田也封建變爲郡縣今則猶之乎牧守也賢良變爲經義今則猶之乎科舉也因世業而科稅因牧守而考績因科舉而作人講求至當者行之弊端已見者不可行也何言乎相因也府兵之制既壞不得不招募彍騎藩鎭之禍既熾不得不設轉運使副海道之運既艱不得不綰轂會通所以賦民養兵參伍任吏版牘利漕講求至當行之弊端已見者不可行也濟川者不必遡源後濟各隨地而問津焉刳木爲舟剡木爲楫順水之性而已矣三綱爲經五常

為緯順人之性而已矣以此推之坤乾小正之遺書再用以治人心未必有忠質之效弓矢車馬之餘智復用以制器利用未必有昔人之功若夫品節頗詳綜理猶密惟近代差可考焉文獻以不遠猶存簡策以收羅仍在欲知人主得失則有君舉之書欲知當時是非則有諸臣之復庶民之逆欲知風俗輕重則有里巷謳謠物價貴賤有嗜先古之學者必能言其初制有為近古之學者必能言其絕續與其變通孔子豈不能言黃帝以上事而刪書斷自唐虞損益獨舉夏商以相近也蘇頌乞詔史官采新舊唐書日進數條以備聖覽亦相近也居今而欲善治亦取制度相近利病相因者損益用焉已爾凡制作在天下與氣數相終始與人事相推盪非一人一日所能致也皆先有漸

靡之端而後有必趨之勢不自改制之日而後見焉其相近也久矣其相因也微矣或因或革帝王所不得已也是以西漢之時貢禹毀宗廟匡衡改郊兆何武定三公豈三人能始其事亦以漸而然也然卒屢改屢復紛紜不一何也與時不相習也若最近而可因者莫如本朝故事魏相作輔條奏漢興典故及鼂賈仲舒之言呂大防為相推廣祖宗家法以進此其為益更勝遜稽異代也夫時王之制卽道所寓也遵時王之制是尊道也尊而美之行道而悅心也何必上古之制而後無弊哉制度之學所以難成家者誦習未能兼備原委不甚明悉又節目繁多學之無法則勞而鮮功或執古戾今或舍已從人往往不衷而廢夫人之立身高名顯功皆可驟致而學問不可驟致作史之

家紀傳易成而表志不易成諸子之書未能貫通於前符合於後故常反道立論以文其疎皆有媿於通儒也古制雖不可行亦必詳舉衆說博稽數代以備談經術若貫珠焉王者必制時巡之禮蓋以道德大同民生熙豫普天之下莫不作覲故就而見之以答其意且以貴賤觀用物淳漓察民風奢則教以儉儉則示以禮亦不可國至人見恐爲煩擾行在止於四岳若經過舊都則宜求功臣之後而紹其封傳曰先王卜征五年歲習其祥不習則增脩德而改卜動則先置止則交戟清道而後行清室而後御離宮不宿便時而入國所以重宿衛也所至之處諸侯皆有湯沐邑所以尊禮羣辟其其止舍藁穀之費尊羣辟者重其禮其藁穀者恤其私天子隆禮其臣諸侯亦推恩其民可

知天子不忍煩費諸侯諸侯亦不敢煩擾黎庶可知所以為盛世良法也然而虞五載一巡成王十有二年一巡世寖近而期寖疏蓋知其事不易舉也有去國踰時之供億有乘危履險之悚息有撙銜駷轡之勞苦有袯服荷戟之震驚有敵國盜賊之窺覦是以行諸道路必有警備前有變異則舉旌以示戒又必以祖考之主載諸齋車朝夕請命所過山川百神莫不祭告以此見天子一出而祖考神示皆離其次以相從亦所以節慢遊也何必逢盜藺池受困柏谷長吏以不辦被誅民庶以煩勞生怨而後希出乎三代而下惟漢章帝最善詔書所載至今稱焉不得借時巡之名開八駿之端元人北辰居所之諫良足法也封建之法始於黃帝盛於三代天地之間人必須養養必資物

物生於天地取以人力力之強者多取之無厭力之小者寡取之而常無以自守每爲大力所攘奪是以不可無治法聖人非能使人君之長之也天下自不可一日無君長耳先王封建萬國有屏蔽宣化二義屏蔽者扞禦於外以懲不恪所以安上宣化者敷布德意以廣上仁所以逮下合衆輕成重集衆疏爲戚明尊卑則有會同察治忽則有黜陟使四海之內天威不違咫尺臂指不相踰盭宣九重詔令捷若桴鼓戴一人惠澤均爲雨露故易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言人情無間若水比地也後世逮下念少安上指多至於秦人以爲借資衆力何如獨操太阿守尉監令天子予奪署置而中外之勢莞於一尊自是以後盡用秦法雖儒者持論自云撟一時所偏重然無

當施用則一也何也封建之廢久矣欲復行乎以不學無術之子孫宰制兆民族姓婣婭布滿國中彼齊民者安能宅其宅田其田乎萬一海內風塵告警誰能統一旅匡王國者安上遠下二義兩無取矣郡縣行之既久亦有大敝上下不相親愛但以文法拘縶爲之主者捐事實以養名爲之民者幸縣遷而亟去卒有水旱道殣相望而有司不加恤卒有寇賊城池自夷而官署不獨存不寧惟是平居攘取匃奪亦甚難堪而欺慢矯虔渙散瓦解豈非無道之尤乎所云安上遠下皆不足恃亦可見矣安見其獨愈也夫治天下之制雖聖人豈能驟更哉承敝易變因其積漸而已矣如封建者古今異時權安危較苦樂實體人情不拂之以從王制其必不可行不在乎文獻有徵也夫人情

所不堪君上之令不能得於下事勢所必危父母之恩不能保其終下被其災上貽其憂非盛治也漢列侯皆家京師文帝始命絳侯就國未幾守令行縣遂有身自披甲家人持兵以見之事夫人臣衷甲見天子吏豈禮也哉豈非懼不測之禍因而蹈不道之機耶由此思之功臣居私邑危如累卵信矣且漢之諸王尚有憂讒畏譏聞樂而泣者況臣僚之葭莩乎厥後列侯雖多更無一人就封者豈非懲絳侯之事與中山靖王之對皆昧死陳請不敢遠離闕庭用招疑謗人主閔然爲之削除此令也哉東京高密膠東之屬皆疇以戸邑食其租稅所封采地不過名號而已爰及唐之初基食實封者亦止給繒布然則封建之廢久矣自漢至唐皆存其名焉爾最後太宗更欲世襲刺史長

孫無忌等皆慟哭陳其不堪至云違遠闕庭有如遷徙覆族之禍旋踵見及馬周論政亦云子文之功不掩欒黶之惡毒害見存之民勢必割恩已亡之臣由此觀之雖人主崇厚以公天下爲心而世臣勢危懷不自安之計儻君若堯舜必不忍行卽臣雖禹皐決不敢受又何論利害耶此封建所以長廢而不復也古授田之法見於諸書者不同而公私田之解尤難詳校朱子亦云盡其大不必盡其細師其意而不泥於文也大率以公田分配民家民治公田或不如治私田之專上稅公田或不免於私田之侵以民家共治公田勤惰不同力作止不同時人我不同心勢如連雞不能共貫其法皆久而必敝也魯宣公稅畝亦有二說有云案行田間擇其善者取之不問公私田也有云公

田之外又稅私田什一要之皆惡政也孟子定以井九百畝中爲公田蓋參酌助徹之間以救暴君汙吏之敝而當時未之行矣夫以官田予民以民田還官出納之際繁而難稽兼以世臣舊家敢於尋地而暴君汙吏亦復慢其經界故春秋之大夫有以爭田起訟者有以奪田造亂者則田之不官久矣秦漢以後九州之大制於一人守宰數年輒易土壤之肥磽陵谷之變易生齒之登耗不可勝書卽書不可勝校田亦不能復還於官官亦不能復授民以田其勢則然也董仲舒大儒也知田制已壞非官所能稽故立法以限民間之田勿使太多孔光何武議以三十頃爲限然皆不能行也晉武平吳定王侯田宅及男女占田頃畝多少魏孝文釐考古制次第舉行而均田之法不久亦

隋唐之初定適値周齊大亂民皆棄田徂亾子孫不能嗣祖父之產鄕里不能任比伍之家素無田者又以武人剌州賦役煩重不敢名田是以田盡歸官唐遂得以口分世業大剖之然天寶之後口分世業亦復壞矣周世宗得元積均田圖慨然嘆曰此制治之本也期以一歲大均天下之田然亦未遂張子厚欲私行井田一方是殆不可賦法大政也豈有王制既定儒者輒以意更之鄕曲不驚異有司不糾舉者哉夫限田之指不過抑豪强兼并耳兼并之害因天下平治既久而後有之執法有司枉後惠文治之誰敢不服非天下所由亂也天下之亂生於兼并者少生於貪汙者多兼并之人非持法之官也其害人也官能制之聚斂之人天子之命吏與命吏所昵比者也害之所及

雖天子不能禁也於此而言限田何異乎盜者竭澤而漁主人猶惜其釣餌毋使妄投也雖孟子處此必不復行授田但使民之治生得以力作經營自給上之人不以虐政奪所有則衣食足生齒遂矣故井田不如限田限田不如去貪汙苛無貪汙無變今之法而天下已治矣古者士大夫之田以奉祭祀爲主臣奉養次之故不能越禮制而使之多然亦不必多也果欲行古法以裁今世莫如教以禮義倣古采地之旨俾人以品級授田則踰制者無以自立於公卿之門並復楚芮信南山之風按其儀節習其度數以移易其性情使人心風俗常如先王之世雖連阡接畛無所用之則執家之田自少民田自多矣然爲此說者迂疏之誚歸焉安望其信從耶獄有肉刑云自禹始其除之

則自漢文帝始也先儒謂秦廢古法獨存肉刑以濟其虐
雖微文帝亦必有廢之者然士大夫之論猶有二端班固
陳羣劉頌衞展傅幹曹志則曰死刑重而生刑輕吏人慢
易之怙終不改常至於死何如去其爲惡之具以絕其原
孔融周顗桓彝王敦蔡廓皆云末世人生不與古同犯法
不盡自取不宜投之以殘棄更恐形旣殘毀心益安忍且
在上者亦不宜有慘酷之聲聞於天下歷世相承有此二
說最後朱子亦申陳羣之義要歸於不可復行也蓋古者
用禮教於先則從化者多其不從者必不可化者也故殘
其支體不爲虐教化陵夷民昧德義惟欲是耽惟利是視
所云穿窬之盜忿怒殺人男女淫佚吏爲姦贓之類宜服
肉刑者無地不有其人無時不聽其訟聽獄之人未必有

伯夷之廉定國之平也若盡執而刑之誠如孔融所言四海之內當有千八百紂也且謂之宜生卽當全所生之具肢體不具不可爲人貰其死而毀其肢其與幾何況自漢文以來人安所習歲斷殊死不復驚恐驟聞將截肢體必遠邇惆疑狼顧脅息如飛鳥走獸之在獵藪非所以安天下也今四等之辟亦足盡天下罪狀矣犯法滋多非刑輕也大憝得通苟免之門其餘吏爲寬抑更多受取久繫株送瘐死莫問雖無當死之罪而有必死之慘何必肌膚刺剟乃云楚毒哉且律令既定各有科條今復增設一科既不可專就死刑中取數條議輕又不可專就生刑中取數條加重勢必於死生之間各取數條當以宮剕劓刖之名是舊在死法者今爲縱舍有罪舊在生法者今爲慘毒太

甚矣何如不用肉刑之平也古者要荒之地罪人所居也郭璞曰役無賴子弟驅不逞之人聚諸空荒四維將以扞固牧圉退未絕其巨寓之願進無以塞逋逃之門未見其利也故知五流三居後世亦有難言況肉刑耶陰陽五行之理通於政事堯典羲和各司一時是也古天子季秋之月班來歲政令於侯國故有告朔之禮所頒之令文無可考呂氏月令大抵三代遺法而頗采秦儀將以頒諸季秋然秦人未能行也漢人陰陽月令之學兼舉易卦以配時月大抵與不韋同所受故高祖令甲四人各職一時以司天子服御文帝施惠行賜罷卒祠死順非時節亂錯奏言其狀則知當時大儒皆通此學不獨魏相李尋也至於東京章奏鮮不舉易卦五行以正時政之失故班氏作藝文

志曰陰陽者流出於羲和之官也蓋其爲說謂天地變化必由陰陽陰陽之分以日爲紀五行之精是爲五帝五帝所司各有時也人君順時行政如春施慶賞夏省刑獄秋講武備冬謹畜藏之類則能出滯養微肅化固閉以致天下之福若政令逆時如春興兵戎夏動大獄秋行封爵冬發大衆之類則有疑氷反花裂乾撼坤之沴爲天下大禍魏晉而下此學廢矣蓋王弼說易參以老莊其旨溺於幽遠學者漸不達乎陰陽而月令之學不復施諸政事是以罕能言之竊以後世行政古法尙有存者如秋而講武冬而論囚其事固在也胡不取月令之書及洪範五行傳論斟酌宜於今者凡人君起居飲食慶賞刑威無不稽諸天時奉以從事不如時令者議臣得以舉奏於以防嗜欲於

上息勞瘁於下亦過半矣且以衍義和之學於不墜也先王之心公平正大故其待亾國之禮隆以三恪之名求朝則客之其在國也典禮文物皆得用天子之制以備一王之法不使至於無徵天子有事宗廟賜以膰肉三恪來弔王喪王答其拜列辟莫能同也其禮止於二代更不上及若武王下車封黃帝堯舜之後但不絕爵土不在作賓之位也爾時爲三恪者亦能謹其服命不以得用舊典生僭擬之心遵守常法不以社稷丘墟存怨尤之志其來朝也不惟俟度克謹凡從行之士莫不選擇與俱故能相其君舉動中禮威儀可觀王朝所以加隆至於愛慕留連惜別依依則終無猜嫌可知矣梅福曰存人所以自立也壅人所以自塞也秦之繼周此道遂廢是以身危子殺厥宗不

嗣武帝始封周子南君哀平之間亦有紹嘉承休之祀以通三統漢之先世猶存此禮書載微子之命詩存白馬之篇聖人之義見矣古有受降之禮其君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襯百姓男女繫而別受降者釋其君之縛受璧而祓之焚其襯禮而命之祓其社申其官守數其俘不斬伐樹木易置百官遷徙人民也蓋古者亾人之國所以禁暴除亂故不自處無禮降而衰世齊侯滅紀楚伯姬之殯晉執虞公脩虞仲之祀猶有先王法焉是以亾國之君先祀不廢懿親猶存相與安於義命雖無田橫之勇決論者亦不以爲罪也世臣之禍至春秋末幾遍天下此勢之極也勢之極者其事必變故春秋以後凡世家之强者不能安於爲臣卒取而自有之其稍弱者雖能廢置出納其君然

日見侵削迄於君臣皆爲人役也齊與三晉強而自取者也魯衛宋鄭弱而自斃者也強者既自取必痛懲其惡不能復置世族弱者勢既不振旦夕救死亾臣虜不暇焉敢無禮於其君乎故世族之害訖於春秋後此雖襲之不能也秦楚燕在當時各自爲區政教風俗大抵不同諸邦其置輔也由余取於戎百里奚舉之牛口之下孫叔敖得諸海濱沈諸梁起方城外之縣尹皆以疏遠登上位其既得位也孫叔求封將壞葉公致政歸老下邑四貴既執國命而羇旅之士一說奪之如振槁耳故二國皆不受強臣之禍夫以篡奪取國者齊與三晉也不使勢族執國命者秦楚也燕事無聞大率類此觀其後世发擬堯舜之禪必其先代無脅君之事是以不知其不義也此七國者皆自操

利器不用世臣天下大埶歸於七雄不亦宜乎然而郡縣之置由此起矣嗟乎采地者先王良法也末流爲世族必盡廢采地强宗乃息此先王令法所以至於悉變而成其爲今昔之不同也王者初基神人易聽功已成矣因而升中於天無所謂封禪也秦皇漢武信道不篤以爲不死之奇術必存乎封禪於是因方士爲主人而作石檢玉函以侈大其事既非升中告成之指又失神道尚靜之義且古禮靡稽率以己意施用復恐見譏通儒恒秘其事使無從議之甚矣所失非一端也司馬遷作封禪書班固因之以爲西漢郊祀志胡廣非之謂當去鬼神仙道之語取韋元成宗廟始末實其中然後得史法識者韙焉光武初拒羣臣之請後感讖文復行之其臣馬第伯記厥事但舉道路

險峻升降疲苶之狀盛德大業未嘗一語及焉蓋寓微旨以諷諫非無故作也魏明帝雖拒蔣濟猶使高堂隆草其儀則知中才之主皆有侈心竊以人君爲封禪所惑者不過二端一則誇其盛美一則覬其久視倘破此二惑將不禁自止以爲功德待此傳耶則秦皇立石讖乖繼體漢武登封厄歲三七五松表其風雨祕牒疑存古今方丈石檢更受他姓之函無字豐碑重鐫異代之刻信乎盛德之事固無藉此也以爲不死援此求耶則沙丘鹵簿雜以鮑魚茂陵吏卒遽磨刀劍橋山識其高冢猶紿人以衣冠陵谷紀其變遷寧久駐於丹藥揔之鄗黍荊茅南鰈北鶼以人主之力莫不易致一旦綴衣出庭宮車晚駕無如其不可諱也信乎延年之術亦無藉此也且就所居而託饗奚取

出震之方因吉土以致虔何必天孫之宅兵衞倥偬不堪彼蒼日監扈從紛多未免萬國盡勞所以長卿負誚於遺草梁松獲譏於誣神雖管仲陳難致之物袁宏限得爲之時皆不若王通之說無所眩惑也明之無封禪也七十二代所不及也讖緯之書古所未有張衡謂成哀間所撰良有由也其說曰前乎成哀者若漢之取秦功亦大矣未聞先有此讖西京大儒以道術名家者所稱引多矣亦未舉讖劉向校定秘書九流無不備矣亦未及讖後乎成哀者若王莽篡竊漢之大禍永遷復統臣民所共慶也讖中無此二事前乎此者無是書則人無由習後乎此者事未萌而書莫能知是以知成哀間好事者爲之也以何光武初基布其書於天下一代人士無不誦習桓譚不信擯棄盛

世賈逵附會致位通顯所以名儒碩輔持論簡策之中奏陳黼扆之側無不舉義及此至於治歷之家亦引緯書爲徵甚矣其惑也袁宏之論謂聖人暫用神道以一衆志若卜筮吉凶者是常用人道以經綸致治若考績亮工者是圖緯之書所言奇怪妄異不惟非人道亦非神道也魏孝文詔皆焚之信道之篤過於光武矣嘗疑世祖本紀郡國所上祥瑞甄抑而不錄然而朱草醴泉鳳皇黃龍之屬業備見矣不知當時所云抑而不錄者又何物也讀五代史王建世家亦不足貴矣

建置篇第三十二

都邑之制定於一尊兩都並建非貽厥之謀也宮室之制法乎天象離宮遍於海內非天極之體也易曰王居無咎

正位也言其地則天下之中其義則萃渙之道武王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瞻有河粤瞻伊雒毋遠天室營於洛邑而後歸宗周蓋武王或有遷洛之意而時未逮故定居鎬京不復議洛汭事厥後殷民不靖成王以洛邑處之鎮以大臣故命曰都而其微指則在乎綏以文教不置六師凡胥伯小大多正莫不以殷士爲之此中或有深意非後人所測但以後事觀之元人上都之外更有大都備官以臨之宿兵以威之既有耦國之形又有不掉之勢故燕帖木兒乘此利器遂懷異圖雖神器所歸不違世嫡而不利孺子兵纏魏闕亦未盡弭患之道也故曰兩都並建非貽厥之謀也天之垂象三垣鼎峙紫微其晏息也太微其聽政也乃內外二庭之異名而天市則巡狩所次事已而去非

久居之所也嘗疑宜王朝諸侯東都不聞考禮正刑而以會獵爲名啟晏游之端非講事之義隋氏因之狹小長安離宮遍海內人主爰宅無常賜致唐之二帝往來殽澠間幾循覆車之轍假令天寶不亂必有夢江都之好者矣營之既非役鬼成之不以居人獨使茂草滋其蔓狐兔育其類誰何吏卒擊析而守異物白首中人歔欷而望翠華豈吉祥之徵乎故曰離宮所在而有非天極之體也建都之旨恃德化者爲上據險要次之故班氏作賦以爲險阻四塞不如平夷洞達萬方輻輳此重德化之說也關中所以可都者非謂地之塞阸俗之勁悍正以土厚水深民氣强毅堅固導以禮義不見利而奪誘以職業不見異而遷於以維持鞏固成數百年規模無以易此晉地亦如之但幅

員稍狹不如秦之廣衍也婁敬不以禮義維國本獨論形勢厥後王莽之亂潰於其內祿山之亂𩛰於其外宋武遡流曾無藩籬之艱屈丏睨覦終遂驍雄之願輓輅之言烏可信乎留侯就事論事亦未盡揆道之旨也人君所居必以衆大言之陰陽水泉之形郊社朝市之位園陵寢廟之基人心風俗之固皆非可旦夕具也又當使倉卒有變閉關自守百萬之衆可呼召而至豪勇之士散在民間皆吾將卒長轂之車上駟之馬布在郊坰猶閑廄也倉庾之積府庫之貲隱賑於閭閻猶帑藏也鈎陳之衞百司之署所以拱帝車明王制一事不愜皆亂之階若土薄水淺物華氣輕漕輓艱難會同偪側地卑而決水可灌埶陵而王氣易竭皆非天子之居也至於避寇遷都尤爲失策蓋寇或

所迫人事倉皇若更去其舊都遠適新邑經營達觀未必如往日詳審也結構樹置未必如平時完具也要之我能往寇亦能往加以人情不固國埶未張守禦乖方捷閉疎略衽席未安而事危矣春秋之義衛遷帝丘則惡之以爲城郭堅固人衆强盛孰有過於故都者避寇他往非長策也厥後陸贄之狀蘇軾之論皆本乎此高宗渡江金源入汴亦不易其言也田狩之義取乎講武事非以從禽也宲闢其地自爲一區不馳鶩稼穡場圃中所以重惜民力不奪民食也古者民多地狹惟山澤之間乃有不殖之地天子諸侯闢除此地以供田狩之禮傳曰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圃言有常處也又曰公狩於郎言非其地也狩非其地則害農傷稼不待言矣雖辟除此地使民不稼穡木

嘗不樵採弋獵故文王之囿芻蕘雉兔皆取給焉若自爲一區而民不敢犯卽行旅亦當避之又奚取闢地哉且講武與從禽不同爲講武而簡車徒未必卽田獵也爲田獵而戒車徒未必皆講武也其是非自在衆口不可掩也爲禮而出衆所同是天下後世從而是之爲欲而動衆所同非天下後世從而非之以此徵主德焉且苑囿旣廣必當破人田宅壞人冢墓破田宅則室家靡依壞冢墓則人鬼皆惘是宜興悲反爲樂耶凡旌旗車馬之屬爲戰守祭祠則可陳設若盤遊狎玩雖陳其物不足爲觀美也皮革齒牙之屬爲軍國用則當取財若遊戲燕樂雖取其財不足爲華飾也故規表南山斥法陸海皆謂亂政卽時開錦帆私設更衣亦必叢譏最可憂者天下莫大之害以人力挽

冋尚殺其半若發於忽然人力無施則害氣全注於身小爲震驚大爲隕敗遊獵之事無患者其常也有則必發於倏忽故褚亮曰强弩一發未必挫其凶心長戟纔揮不能當其銳氣言猛獸之爲害也司馬相如曰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則枯木朽株盡可爲難言馳騁之生害也春秋之義不以尊者親危事是以先王制蒐狩之節不時則曰傷農不地則曰傷物不軌不物敗度敗禮爲戒甚嚴所以防危也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非登高遠望也是以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帷士簾皆以自蔽而不溷民間謂之有度登高遠望使民家浣漱微事不可屏蔽是泄慢之漸也泄者泄宮闈之嚴慢者啟慢易之端且一國之中宗廟社稷朝宇皆當尊敬顧乃築臺

而類覩之縱情任欲不顧禮義孰過於此先君築不以禮終不免子孫之毀拆既以惡事貽子孫又使子孫暴揚先君之惡兩者皆失之矣人君之義不當使執役之人終歲受役於官取其與天時相準季春命之季秋休之雖啟閉之務猶欲從時而况觀遊馳騁乎城池之役雖不比宮室臺榭人君所自奉然要以愛惜民力爲本築城以保民而疲民於版築則非其道矣故晉之彌牟楚之艾獵築城有法左氏詳諸傳中示所倣效惟無戒而城築城絕遠之域則不可耳詩詠太王遷岐於灌莽榛蕪之區斬艾闢除以爲都居皆由民庶日繁所居漸拓以次爲之而不勞以喜趨之而無怨若一朝徙都令下驅其民入山谷巖棲露宿拔木以豐其居雖聖人不能止其勞怨也若夫都會之區

宮室臺榭猶可因於前代卽不能舉過多者去之亦可就故有者安之若狹必求廣朴必求雕省必求餘無必求備誠恐人不見德令問日減雖象天極爲居亦不得比稱茅茨土階矣

禨祥篇第三十三

占候之指有疇人之業有儒者之學疇人之業有習有不習焉不可以知知也儒者之學則有方名有區域有典志有義理有補救有調變雖不盡其業可以格物致知求也祥瑞之說聖人未嘗不用如河圖洛書不惟寶諸東序猶復深求其理著爲易與洪範但恃此而怠於自脩則不知變異足警省也聖人樂修省而惡懈弛喜憂勤而戒逸豫是以災異則書之瑞應則祕之占候之書雖有差舛誕妄

之失要歸於恐懼修省不必一事自為一應而敬畏之心則一也春秋之義人有微而不著其姓名事有小而不記其本末然而雨雪氷雹草妖木怪不以微而略之不以常而忽之而況日月之薄蝕大地之震動乎仲舒向歆潛心殫思推求天人相與之際其旨深遠要皆有補於世非後人所可駁正所當駁正也善哉荀悅之言曰天人之理括於三勢三勢之變撮以兩端三勢者無所召而自至有所召而後至雖召之亦不至也兩端者有感無感則同在彼在此則異也三勢兩端變化參差自然交錯以其交錯也而異心橫出放蕩反道之論作非天人之理也以愚觀之災異在前玩而狎之則一物爾敬而畏之感動觸類警省懲創則天人之學在焉但藝術之士不能知天言其一端

未必究全理言其彷彿未必覩精微且其人於天地萬物消息盈虛之道未嘗深觀雖稱引經義皆雜讖緯僞說非復傳紀本義安能敬順昊天爲王事之表耶故必經學淵深如董如劉而後可言天人之際也變之大者無過日食春秋所書其義有二一以示治歷者有所考一以示遇災者有所懼雖行有常度君子不敢以爲常也春秋書日食三十六據舊史也歲有二交交或不食不應二百四十年食三十六如是其疏也此非日官失之卽史官失之也又有當朔不食或失前後者歷家失之非食失也自郭守敬以後儀器精密食皆正朔無前後一二日之食則知前此之失推算之疏矣正陽之月災雖重餘月未可忽也十月之交夏之八月非正陽也若爲災不重詩人胡爲致憂歎乎

又按謫在庚午食以辛亥言惡氣先侵久而不退更與交値其體始虧是以有亾國之咎不應一百四十年止一惡氣也非史墨故不知耳又有食有不食如杜預云然則當食不食亦定數也何以歷家算其食不算其有不食耶日食之變有爲陰雲所掩京師見之四方不見者說者曰君身所失禍在內也有四方皆見京師不見者說者曰百姓屈竭人主不知禍在外也司馬光曰天下皆知獨朝廷不知其災當更重矣當食不食或亦如數端所云在乎不可盡知之列若以爲人君盛事而盈廷賀之則非遇災而懼之旨佞諛者不可道以非聖之言也若夫日光摩盪目之熒也五行志所不載也日食修德月食修刑然而縱舍有罪不可謂修德赦有罪而使奸人僥倖不可謂修刑也地

動者陰有餘也天裂者陽不足也京房曰臣事雖正專必
震地動者臣道太甚也春秋傳曰地震者陽伏而不能出
陰迫而不能蒸蓋嘗驗之陽氣弱而在下陰氣盛而在上
且陰逼陽太迫不能奮出而爲雷霆又不能滃鬱而爲雨
是以排擊震撼動搖於內也雷之體亦然一陽在二陰之
下而得天地之正氣故能奮出羣陰以其出也發而爲聲
則動體在外人在氣之中而不知其動也若陰之方壯陽
之方鬱且適値天地之戾氣不能發而爲聲則動體在內
人皆託乎動體之上是以知其動也今釀家之有釜鳴也
婦人孺子之所怪而君子以爲理也以大釜盛甑實以秫
稻麴蘖又以小釜冪甑上寒水注之覆以盆爇火其下小
釜之水不令溫溫輒易之可謂陰迫陽矣所以氣在釜中

奮而欲出旁為靁所制上為物所壓力不能撼靁與物因激越而為聲故釜鳴也善釀者火齊調適必無釜鳴之怪善治者陰陽燮和必無地震之怪非如日月之食其交與會有不可逃之數也春秋雷變者三大雨震電書失時也震夷伯廟僇隱慝也南宮極震除黨惡也隱惡非法所得也尊貴非罪所加也人道所不及則天震之所以止亂也星隕者民散也搖者民勞也孛者惡氣所生闇亂不明之象彗者除舊布新之象彗有篲孛不明也長星光直指而體甚長有竟天者法為兵革星墜於地則石陽氣隕墜不待破塊而深入地猶龍不見石也不為餘物而必為石猶山名也陽之所結與鐘乳同是以皆有欲氣隕墜之氣不通於天是以無復津液其質硌然其為變也高者失勢下

將天上也風者陽在陰外吹而噓之以散其所聚也有蜺有蒙有霧皆陰雲之類也非風何以散之雨者陰陽之氣鬱蒸不洩而下降也雲而不雨下蒸而上不固其氣上洩不能降也虹非能止雨也氣不密固而發爲色象亦氣洩也冬雷則春旱者陽氣發洩太蚤其力必微陰爲陽所衝力亦不固以不固之陰縣微弱之陽宜其不成雨也故冬雷則春旱也不能蒸爲雨則必激越爲風故旱氣雖能興雲往往隨風散也雨乘虛而墜則重在上猶輕及其輕而凍故爲雪也雪必六出者陰之數也朱子曰太陰元精石亦六稜天地自然之數也凡雹之類皆有所侵脅也陰氣暴上過雨而成沴也霰亦雹類然以陽薄陰非犯上也春秋不書霰者猶月食也夏霜者兵象也無冰者冬暖也刑

罰刋 急當暑而寒政治縱弛當寒俞燠一失之舒一失之急失於急聽不聰也失於舒視不明也故五行志視不明則無冰聽不聰則恆寒也木冰者疑陰之氣盛少陽之力微長老謂之木介介者甲兵象也人君嚮明而治者也其有逸德罰必見於火火者離之體火得其性猶嚮明而治也正氣鬱而不發邪慮焱而橫生則火失其性嚮之者反爲災故五行傳以爲火災者變法之沴也變法而棄舊棄舊則人情鬱抑虛僞熾生皆火祥也是以火作比屋延燒者象害起於微而所及者廣苟非備豫有方雖千室之邑可俄頃盡也更有火不延爇飛著四遠焚非一處者象民方安處而上以非辠之禍集於不意之中也星孛於漢鳥鳴於社天之垂戒猶欲其可救也子產不禳於火前而禳

於火後蓋天譴不可僥倖求免又不可不告改過也此君子之用心也物象之怪非有物使之然氣之先見者也應行而見非見而能爲害也董仲舒劉向父子析其類言之非直爲災沴立說也人所不能盡言託之天象則無罪當時不可明言託諸往事則無罪人主深宮之中常有五人者執簡記過於其側若五行之爲沴者是也又將有人焉因是以宣布於外若詩妖服妖之類是也又有海內不逞之徒因是肆其毒螫縱其凶惡若雞禍羊禍之類是也雖欲不戒懼不可得已物怪一有一無其恆有者以人事勝之姚崇分道殺蝗得除惡之義不恆有者修省謝過而已若禱祠厭勝是瀆天也人君好微行棄貴之徵也置私田失士之徵也好賤人之業就下之徵也命名不稱其類召

亂之徵也士大夫朝會失位降替之徵也語言忽爽其度歌泣不當其時衰疾之徵也風俗狂慢變易節度則爲輕奇怪之服怨謗之氣發於歌謡則有非言之物而言宫室將空則怪物入焉怪氣降焉人之所惡其氣燄足以取之則妄言作焉妄動興焉此皆人事之失非天災也若夫平舒之神遺璧滈池告以祖龍將死龍者水族也是年有東海射大魚事水物之神自相告語何居乎秦皇之祥晉之妖夢播説於秦秦人執其君而不疑阿童渡江晉之喜吳之憂也其謡不興於晉而興於吳吳乃知吉事無兆兆皆凶徵也凡言災祥者皆歸咎國家而守土有司不與焉夫風雲山川草木蟲鳥之變連州歷國者其咎當在朝廷若發於一圻之域一境之中應在有司而已不關朝廷也春

秋之法有爲天下紀異者有爲一國紀異者是以梁山沙麓應在天下隕石退鷁應在一國穴鳥巢居克禍不及青土莠漢及晨火祥更延水墟以此爲成周之愆戾不亦誣乎惟瀔洛之鬭犧雞之尾然後釁生王室以其在境內也夫修省之禮敬天之學無人可忽而況宰制人民社稷者乎若夫雲氣之占不與七政同七政麗天者也故當主分野若雲氣高者不過數百里下者或不及占法遠近以所值地當之故虹指倚彌應在秦豐漠北赤氣占在突厥不以所發次舍繫諸天也

繹志卷九終